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十

昭公  
二十有九年  
元年

2207  
10



仁12  
2207  
10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者

襄經二十九年  
陳出如晉而不朝  
正者常也故不書  
如楚不朝正者非  
常也故書  
程迥謂之弑蓋其  
君也不曰其君賤  
闞也盜殺蔡侯申  
書殺何也以闞食  
庶人在官者之祿  
也  
按士殺人則例稱  
盜闞人下賤非士  
而殺人不可與士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三

魯襄公十二年

經二十有九年丁巳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在外闕朝正者甚多而

唯書一年者危在楚也○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衍卒無傳獻公卒子襄公

○閹弑吳子餘祭立一名餘昧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

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傳曰書曰子賤

伯親來故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稱

伯親來故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稱

同稱盜故直稱閻  
李廉僖公為成風  
伐邾而春秋不予  
以救患之義平公  
為悼夫人城祀而  
春秋不予以保小  
之仁則於公私之  
際審矣

高閻晉使魯歸前  
所侵杞田故書祀  
子來盟於士鞅來  
聘之王

家鉉翁祀入春秋  
爵屢升降姑闕疑  
李廉此非前定之  
盟亦非因朝而盟  
蓋晉之治杞田非  
由於公義魯之歸  
杞田未必出於誠  
心故杞子親來以

祭禮也  
祭禮也  
祭禮也  
祭禮也

要結之耳  
傳說彙纂吳能以  
禮來聘春秋書子  
以進之札以名書  
當以杜注孔疏為  
正非褒貶之所係  
也公羊以札能讓  
國而賢之穀梁以  
吳能使賢而善之  
皆非經旨胡傳謂  
札以讓國階禍聖  
人書名以示貶則  
繫之甚矣  
傳二十九年  
凌推隆前後正月  
公不在例不書何  
獨于此釋不朝正  
乎齊履謙謂季氏  
無君故正月必存  
君以示義是也

也春秋之褒貶君大夫莫備於隱桓莊之世成襄而下舍杞子無削其爵者舍楚子虔無生名之者經之變文也  
○吳子使札來聘吳始聘始書子始君  
○秋九月葬衛獻公無傳  
○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見經  
○冬仲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見經  
釋不朝正于廟

也釋公所以不朝正  
楚人使公親禴諸侯有遣使賜禴之禮今楚欲

公患之魯公以親禴為患  
穆叔曰叔齊枝

殯而禴先使巫被除殯之凶邪而  
則布幣也與朝而布幣無

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茢亦音廢鄭註周禮云茢落

楚人弗禁楚人不  
既而悔之禮君臨

被殯故附錄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莊公兵死不入北郭故別  
夏四月葬楚康王經不書葬  
公及陳

侯鄭伯許男送葬在楚故送葬  
至于西門之外至于西門之外

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諸侯之大夫皆送葬至于康王之墓  
楚郊

敖即位鄭敖康王  
王子圍為令尹圍康王弟  
鄭行人

子羽曰子羽時從  
是謂不宜言楚君弱令尹強不相宜  
必伐之必伐之昌

其君昌盛松柏之下喻令尹之強如松柏  
其草不殖喻楚君弱如草處松

公還魯公自  
及方城

李武子取卞卞魯邑李武子取卞邑  
使公治

問公治李氏屬大夫季武子  
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

按母胡朝廟但於歲首謂之朝正說詳文公六年經閏月不告月孔疏楊升菴先是公行及漢聞楚喪欲還則康王薨在公未至前公至豈已殯矣穉所以衣尸既殯豈容又使公親穉乎要定止公送葬則有之

魏世儼晉昭侯封桓叔師服知其必替康王立邲敖而使闢為令尹子羽知其不昌為人君者不可不審也附見禮記文從王

晉印也籀文從王經世鈔書謂書上加印王元美當使公治時未與圖書必待道而與之者蓋知公治之為人不肯欺君或既知取十事必不肯往故耳補注聞取十季孫權使公治恐其不受辭同上乃歸傳見襄公幾出季氏無君意如乃濟惡穆文惠公治致邑於季氏相見則言不見則不言待之可謂不惡而嚴魏禧公治守信類

公治而曰書辭聞守卞者將叛飾辭謂聞守卞臣帥大夫將以邑叛

徒以討之臣帥師徒以治其罪既得之矣既得卞邑矣敢告敢告於君公

治致使而退公治致季氏使命而退及舍公治還及舍止而後聞

取卞發書而後聞公曰欲之而言叛襄公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

祗見疏也祗適也適以見疎於我也公謂公治襄公因曰

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公治答公君實有國言魯君實

自有誰敢違君誰敢拒違使君無人公與公治冕服襄公以御服玄冕賞

公固辭公治固辭冕服不受強之而後受襄公強與之而後受賜公

欲無入襄公忌季氏欲無歸魯榮成伯賦式微榮駕鸞時從公乃賦邶風式微

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義乃歸公從其言五月公至

自楚公往返凡六月公治致其邑於季氏公治本從季氏得祿邑今以還之

而終不入焉而終身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言季氏欲欺其君以取邑何必

使余何必使季孫見之季武子若就其家見之則言季氏如他

日則公治言季氏政事如前不見若不見季武子則終不言季氏則公治終

不肯復言及公治聚其臣聚大夫曰遺命我死遺命曰

言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

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不義季氏欺君故生不入

季氏之家死不葬葬靈王魯不葬鄭上卿有事時

簡公在楚鄭上卿子展使印段往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

弱言印段年少官卑不可不可會葬子展曰與其莫往言與其不遣人往周

衛子鮮

李笠翁公治之不葬，弱不猶愈乎？官卑年少猶勝於不往也。詩云：舉小雅，王事靡盬。

入邑不言季氏不

監不堅固也。言從王事，不遑啓處。誰敢安處，跪起居處也。東

氏墓蓋悔恨受欺

西南北，謂驅馳於誰敢寧處。誰敢安處，於其國。堅事晉楚。

君之罪而痛自貶

服事晉楚，以蕃王室也。所以為王室，之蕃屏也。王事無曠。

責也當茲跋扈風

何常之有？亦有何常法。遂使印段如周。遂使印

成之日而有若人

會葬傳言周，吳人伐越。越，吳之鄰國也。獲俘焉，以為

亦中流之砥柱哉

閻以刀弑之。言以刀弑明。鄭子展卒。即公孫

伊侃發其貪詐而

子皮即位。子皮即罕虎，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

不能正其罪傷國

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

體矣

附見鄭上卿有事

之民，是以鄭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

鄭有子石二人，公

上卿，以為鄭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

孫段即子豐之子

子石也，亦曰石，又印段，黑肱之子。

子石也所謂子石

也。陳傳良印段如周饋也。子皮在喪，故以父戶一鍾，是以得鄭國。

傳見魯不往會不

命饋國人粟。○餼希去。戶一鍾，六斛四。是以得鄭國。

書莖例今案此史

注也。元美吳人伐越，申禮刑人不在君。

側祭統者不使

刑人，門知獲越，俘而令守舟乎吳。

之諸君如謁如餘

祭如俵，往二輕以，而小不書於策，施為大夫之無者貸。

猶謂此可為千古

君人之戒。按刀短力也，非鎗聲。宋無飢人，叔向聞之。

魏德故罕氏常掌

國政，親子皮子罕，其皆得國乎？罕氏樂氏其皆得國政乎。民之歸也。

何以賢也古者大夫有采邑之入賜

賚之渥非後世官資後藉者所得而

實也魏世徵罕樂貨粟

與陳氏厚施將無

高乎曰陳氏無故

為之立意為之志

在墓國也也樂

有以為之偶一為

之志在體國恤民

而已此公私之異

施而不德厚施而不以為德○施去聲

其以宋升降乎其將隨宋國而盛衰乎

故治杞治理其地脩其城也

之大夫以城杞知悼子即晉荀盈合諸大夫為杞甥

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即游吉伯石即公孫段二子往會城杞

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即衛大叔儀

文子曰甚乎言可謂大甚矣乎

曰若之何哉言將如何

而夏肄是屏詩傳云斬而復生曰肄夏肄謂杞也屏城也謂夏肄是

其棄諸姬其棄絕諸姬之國

樂氏加焉宋之樂氏德有加於鄭之罕氏

晉平公杞出也晉平公母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

孟孝伯會之孟孝伯即游吉伯石即公孫段二子往會城杞

與之語子大叔與大叔文子語

子大叔

子大叔

子大叔

子大叔

子大叔

姬是棄晉姬姓也棄我諸姬所厚者薄其誰歸之其誰望晉而歸之吉也聞

之言其大叔各棄同即異棄同即異棄同姓就異姓是謂離德乖離之德不合

公詩曰舉小雅協比其鄰言人君能和叶比合其鄰近之親○此史志及昏

姻孔云孔甚也云猶旋旋歸之晉不鄰矣今晉不恤

之親其誰旋旋之親○附齊高子容與宋司徒

見知伯高子容即齊高止司徒節宋華定知伯即晉荀盈蓋城杞之會二子以事見於荀盈

齊相禮儀也○女音汝相去聲賓出高子容宋司徒既出司

馬侯言於知伯於荀盈曰二子皆將不免言齊高止宋華定皆

將不免於禍子容專是也司徒侈縱也皆亡家之主也夫

稱生言高止華定皆亡家之大夫也知伯曰荀盈何如言二子禍福對

書曰諸侯城緣陵

所以隱其專也晉

平治杞而城之以

大夫心既私而事

亦憚故春秋別序

十有一國之大其

而曰城杞所以著

其失也

注杞是夏後滅

復存猶木之植

生小哉也

陳傳良其誰云之

以十國之眾經理

母家諸侯並貳

注道昆司馬侯知

穆文照專修皆足  
致禍而專則其勢  
賊人故人實斃之  
茲其禍又甚於修  
也可不戒哉

按公臣不足故取  
公之巫以充于糶  
也仲顏問絕句為  
焉

補注治杞田不書  
者史無其本不錄  
其未也杞田蓋魯  
伐杞時所取賂田

曰司馬專則速及自是而不改其非修將以其力斃

將及矣言高止將及於禍速於華定為此秋高○范

獻子來聘即士鞅拜城祀也為祀城公享之魯公為

之禮設專燕展莊叔執幣公將以幣酬賓射者三耦二人

公臣不足公室卑微公臣取於家臣取於家臣家臣

展瑕展玉父為一耦所謂取於家公臣公巫召伯仲

顏莊叔為一耦所謂公臣不足者鄆鼓父黨叔為一

耦二人亦公臣○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司

女叔侯即司馬侯使魯歸前侵杞弗盡歸也魯弗盡

田也所歸必故不書○女音汝

晉悼夫人愠悼夫人平公母曰齊也取貨齊叔侯

取之不尚叔侯公告叔侯平公以悼夫人叔侯曰叔

虞虢魚滑霍揚韓魏八國皆姬姓也皆晉之晉是

以大晉滅八國是若非侵小若非侵小將何所取將何

武獻以下武公獻公晉兼國多矣兼并小國如

誰得治之誰得治晉杞杞之夏餘也夏之餘而

即東夷雜用魯周公之後也周公始而睦於晉

以杞封魯以杞土地猶可猶可而何有焉而何有焉

魯之於晉也魯之事職貢不貳修職致貢疏好

魏世儼不治杞田盡歸杞田則無以洩悼夫人

之忿盡歸杞田又

時至

佳玩好貨時來獻

公卿大夫

魯君與其相繼於

諸侯解體女叔齊

朝

相繼於晉

史不絕書

晉之史官不絕

府無虛言

晉先君所滅國而

受魯之貢賦

如是可矣

魯之事晉如

何必瘠魯以肥

諱足徵立言之妙

杞

何必削魯田而使之

且先君而有知也

且先君悼

合諸侯城杞而杞

有知

母寧夫人

母寧怪夫人之

而焉用老臣

老臣女

仍附魯貢故來請

言安用責我

杞文公來盟

魯歸其田

書曰子

見經

司馬女叔侯來治

賤之也

賤其用

吳公子札來聘

見經

見叔孫穆子

補注焉用老臣傳

札見穆子

說之

喜悅穆子

謂穆子

曰子其不得

節故號令不行

死乎

予謂穆子其將

好善而不能擇人

心雖好善而

智不能決擇

語顏延年曲水序

人之吾聞

以我

君子務在擇人

君子以決擇

吾子為

只以母寧焉用見

魯宗卿

魯國宗姓之卿

而任其太政

而當魯國

不慎

彭士望曰子其不

舉

於舉賢

何以堪之

何以當

禍必及子

不得死古人畧無

身為昭四年

請觀於周樂

魯以周公故有天子

使

意諱如此不能擇

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魯從其請使樂工為季札歌

使

入如此亦不得死

依其國歌所常用

聲曲

曰美哉

季札美

始基之矣

與士庶不同

化始基

猶未也

猶有商紂

然勤而不怨矣

始於憂勤

而不能擇人所以

不怨怒矣

為之歌邶鄘衛

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

叛周公滅之并其地

使

豈牛得幸竟致殺

身札言早能及之

為季札歌邶鄘衛之詩

邶音佩鄘音容

曰美哉

季

可謂明也冠此語

於前者見札不惟

美其淵乎

淵深

憂而不困者也

於國之音哀以思其

知人且知樂知樂

故以知人也

化深遠雖遭宣公

淫亂懿公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

民困衛康叔武公德



毛音歌周南召南  
以下字皆交覆  
想像光景舞象節  
以下語便著實聞  
虛見實也

李九我追論古昔  
若身履其事而為  
之者

孫鑿此文字在古  
今亦無有兩

魏禧季札所至則  
必知其國之治亂

與入言必中其得  
失而慎其利害豈

徒以知樂為賢哉  
此千古游客之師

漢郭有道其流亞  
與

診士望弔古評今

如是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是其衛風

乎識其音觀其德為之歌王詩也幽王遇西戎之禍

乎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曰美哉李札言其思而

不懼宗周傾滅故憂思猶有其周之東乎識其音觀

周之為之歌鄭樂工又為歌曰美哉李札美其有其

細已甚譏其政事民弗堪也其國民人將是其先

乎識其音觀其德政苛民怨為之歌齊樂工又為歌

曰美哉李札言其泱泱乎弘大之聲大風也哉大國

表東海者為東海之其大公乎其大公之德國未

可量也言其國將復興為之歌陶工又為歌陶國之

曰美哉李札言其蕩乎蕩然樂而不淫和樂而不

音有節也樂其周公之東乎周公遭管蔡之變為

敢荒淫以成中王業故秦國之風曰此之

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

夫能夏則大夏大也秦能夫戎狄大之至也此大之

其周之舊乎秦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為之歌魏樂

又為歌魏國之風魏姬姓曰美哉李札言其

國也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聲之美也

中庸之聲風大而婉弘大而險而易行險當為儉

言其儉節易以德輔此若以有德則明主也惜其國

君為之歌唐樂工又為歌唐國之風此晉詩也而謂

儼然且為物望

所歸是謂三吳風

聲第一八

孫鑿妙處只在文

法變化有音有色

有味有態

與

診士望弔古評今

與

診士望弔古評今

診士望弔古評今

傳曰思深哉李札言其國憂深而思遠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晉

唐國故有堯之遺民不然苟不如此何憂之遠也何其憂深思遠如此也非令

德之後若非唐堯美德之後誰能若是誰能如是是之盛為之歌陳樂工又為

歌陳國曰國無主李札言其活聲無所其能久乎其

以久存乎自鄙以下無譏焉鄙以下曹也言季子聞

議論以其微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曰美哉李札

德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而怨而不言怨商紂之政

其周德之衰乎衰小也此周德尚小之時乎猶有先王之遺民

焉謂有殷王之遺俗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曰

廣哉李札言其德之廣熙熙乎和樂之聲曲而有直體其聲委曲而有正直

之體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

德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曰至矣哉季札言其直

而不倨直者易有於倨倨曲而不屈曲者易至於屈

德通而不偏近者易至於偏害遠而不攜遠者易至於

以不貳遷而不淫遷動者淫蕩之漸以復而不厭復

者厭棄之漸以德哀而不愁悲哀者愁苦之漸樂而

不自守常日新矣樂而不荒喜樂者荒縱之漸節之

不至廣而不宣其德弘大故立志施而不費因其所

之以此為施何費取而不貪因其當取而取之以處

之不底守之以道雖復止處行而不流制之以義雖

凌程隆季子賢明左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職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故知其興衰也

天中記爾雅什樂  
郭璞注五音別名  
其義未詳  
孫應鑿論詩歸重  
於頌論樂歸重於  
韶如百川爭流忽  
會溟渤非季札固  
不能以洞達古今  
非左氏又豈能以  
輔敘曲至

放也  
五聲和  
官商角徵羽謂之五聲  
盛德之至五聲皆和  
八風平  
八方之風  
謂之八風

守有序  
盛德之所同也  
頌有殷魯故曰  
見舞象箭南籥  
者象箭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  
曰美哉  
季札  
儀猶有憾  
文王恨不及  
見舞大武者  
季札見舞武  
曰美哉  
美其

美哉  
周之盛也  
言武王之  
其若此乎  
見舞  
韶濩者  
季札見舞  
韶濩之樂  
曰聖人之弘  
也  
言湯聖人其  
而猶有慙德  
湯慙於  
聖人之難也  
處世變  
見舞大夏者  
季札見舞  
大夏之樂  
曰美哉  
同勤而不  
德  
勤勞水土而  
非禹之聖誰  
能脩治其功  
見舞

如地之無不載也  
如地之大無  
雖其盛德  
雖聖人之  
者其蔑以加於此矣  
其無以復  
觀止矣  
止於此矣  
若

有他樂  
雖魯復有  
吾不敢請已  
言不敢請觀之矣蓋  
韶箭而季子  
其出聘也  
季札之  
通嗣君也  
異子餘祭  
既遣札通嗣君而後死  
札以六  
故遂聘于齊  
季子遂  
月到魯請觀周樂未聞喪也

速納邑與政  
子謂晏平仲  
速以祿  
無邑與政  
邑不受祿  
政乃免於難  
乃可免於齊國之難  
齊國之政  
政之權

王元美魯備六代  
之樂而止用其四  
故曰有他樂  
穆文惠季札觀歷  
代之樂入於耳辨  
於心興於治亂不  
爽毫末可謂明智  
之甚所以能脫履  
千乘之吳其以延  
陵終身足繼大伯  
之楚也已  
彭士望納邑與政  
與人一面輒效忠  
告然非君子不可

王元美魯備六代  
之樂而止用其四  
故曰有他樂  
穆文惠季札觀歷  
代之樂入於耳辨  
於心興於治亂不  
爽毫末可謂明智  
之甚所以能脫履  
千乘之吳其以延  
陵終身足繼大伯  
之楚也已  
彭士望納邑與政  
與人一面輒效忠  
告然非君子不可

王元美魯備六代  
之樂而止用其四  
故曰有他樂  
穆文惠季札觀歷  
代之樂入於耳辨  
於心興於治亂不  
爽毫末可謂明智  
之甚所以能脫履  
千乘之吳其以延  
陵終身足繼大伯  
之楚也已  
彭士望納邑與政  
與人一面輒效忠  
告然非君子不可

王元美魯備六代  
之樂而止用其四  
故曰有他樂  
穆文惠季札觀歷  
代之樂入於耳辨  
於心興於治亂不  
爽毫末可謂明智  
之甚所以能脫履  
千乘之吳其以延  
陵終身足繼大伯  
之楚也已  
彭士望納邑與政  
與人一面輒效忠  
告然非君子不可

王元美魯備六代  
之樂而止用其四  
故曰有他樂  
穆文惠季札觀歷  
代之樂入於耳辨  
於心興於治亂不  
爽毫末可謂明智  
之甚所以能脫履  
千乘之吳其以延  
陵終身足繼大伯  
之楚也已  
彭士望納邑與政  
與人一面輒效忠  
告然非君子不可

王元美魯備六代  
之樂而止用其四  
故曰有他樂  
穆文惠季札觀歷  
代之樂入於耳辨  
於心興於治亂不  
爽毫末可謂明智  
之甚所以能脫履  
千乘之吳其以延  
陵終身足繼大伯  
之楚也已  
彭士望納邑與政  
與人一面輒效忠  
告然非君子不可

王元美魯備六代  
之樂而止用其四  
故曰有他樂  
穆文惠季札觀歷  
代之樂入於耳辨  
於心興於治亂不  
爽毫末可謂明智  
之甚所以能脫履  
千乘之吳其以延  
陵終身足繼大伯  
之楚也已  
彭士望納邑與政  
與人一面輒效忠  
告然非君子不可



祭之喪未踰年而請觀周樂乃以在殯不樂責孫文子乎札於是考古之心焉非以為樂也札不義其國托使而心其於禮也變矣是故春秋責之樂之觀無與責焉可也

穆文熙文子聞季札之言乃終身不聽琴瑟得免於難則人豈可不聞過哉

孫鑿獨易孫文子有結

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萃說叔向季札見  
將行將去謂叔向季札告曰吾子勉之勸叔向勉  
君侈而多良晉君侈汰而多自賢其臣大夫皆富皆富盛政將  
在家富必厚施故吾子好直吾子謂叔向好直必  
思自免於難必思危行言孫○秋九月齊公孫蠆即  
公孫寵即子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放者宥之乙  
未出高止書曰出奔實放罪高止也所以示高高止  
好以事自為功高止好掠人之善自為功且專且專故難及之  
故禍難及於其身○冬孟孝伯如晉孝伯即報范叔也范叔  
○錄為高氏之難故秋齊逐高止高豎以盧

亂伯石適齊侯代其若於高止補遺高止實放而以奔告傳既安釋說者俛疑其事經世鈔自為功病尤在此三字有為之人宜知之

叛豎高止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攻高高豎  
曰苟使高氏有後言苟為高請致邑請還盧齊人立  
敬仲之曾孫敬仲高後也齊人從其請立高後良  
敬仲也以高後為賢十一月乙卯高豎殺盧而出奔  
晉高豎得齊立後乃晉人城綿而寘旃旃猶之也晉  
邑有禮乃城附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即辭  
綿邑而寘之錄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子哲辭  
肯往不曰楚鄭方惡言鄭方不睦於楚而使余往而使余往是  
殺余也是使楚伯有曰世行也言子哲世子哲曰可  
則往言可往難則已若有患難何世之有何世為行  
伯有將強使之伯有將強子哲使子哲怒子哲怒將伐

按與如字助語也  
即倒句又見昭元  
年

孫應秦札謂子  
產政修難  
將政必及子  
至此果驗

湯睡菴禪以入  
事天意而知子產  
之將得政其知識  
亦自俊偉超卓子  
產遇事必載之適  
野而謀有以也

伯有氏子皙將攻伯有而殺之大夫和之諸大夫共十二月已

已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為盟於伯有之家以禪謀曰

禪謀鄭大夫言此盟於伯有氏也其與幾何必不能

詩曰舉小雅君子屢盟屢盟則無信亂是用長此禍

以滋長也今是長亂之道也今是長亂之道也氏是亦長亂之道也

禍未歇也禍難之與必未歇盜必三年而後能紿紿解也必三

能然明曰鄭大夫政將焉往言鄭國之政其將安禪

謀曰善之代不善答言善人之代天命也此上天其

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鄭國若舉執則

位班也子產位班擇善而舉鄭國若擇善則世隆也

子產之德為世所高天又除之天又為子產奪伯有魄使伯有

神自取子西即世將焉辟之雖欲避子產

天禍鄭久矣上天降禍於其必使子產息之其必使

息其乃猶可以戾戾定不然苟不如此將亡矣鄭國將有

經三十年戊午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楚子遠

罷書各代儼然無異於中國矣○罷音皮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景公弒靈公般立○般音班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佖夫稱弟以惡○王子瑕奔晉不言

外周無○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從夫諡也

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鄭良霄出奔許嗜酒荒淫自許入

補注將亡矣傳為  
鄭良之亂張本且  
起子產為政事

高閔公踰年在楚  
楚郊教新即位故  
使遠罷來聘以報  
之自文公九年至  
此歷七十餘年未  
嘗交聘今遠罷之  
來益為恭也自是  
與楚皆不復來聘  
矣

孫復蔡世子般稱  
厚三月而葬速

世子以弑其殺之惡也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君之尊也自父之親也以般之於尊親盡矣不曰者脫之陳宗之薨宋共姬薛氏曰古者夫人無諡從夫之諡東遷之後其制廢矣共姬執禮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諡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見經通嗣君也邾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楚故來繼好對曰遠罷為政何如對曰遠罷為政事猶懼不給命猶恐不給於君之命令而不免於戾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安敢與知楚國之政聞問焉穆叔再三問之不告遠罷終不肯言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

宋意宋災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之脫傳三十年王元美春王正月是時諸侯必有知王于圍之志者故穆叔問之而因以窺遠罷之匿情按杜注本于蕩將與焉下有子蕩遠罷四字坊本或訛脫

大事言王子圍將有弑君之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即遠罷將與其事助之匿其情矣遠罷不言其為政是助子圍藏匿其邪慝之情矣蓋子圍素貴邾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附錄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子產相鄭簡公往朝于晉○相去聲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叔向問子產以鄭國之政如何對曰子產吾得見與否言禍亂方興死生未可知必得見不得見未可知在此歲也決在今年駟良方爭駟氏子哲也良氏伯有也言二家方爭鬪未知所成未知其和若有所成若得見而得見乃可知也乃可知其歸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前年大夫已與兩家為和盟于伯有氏對曰伯有侈而懷伯有侈太子哲好在人上子哲好勝欲居人上○好去聲莫能相下也二子不能降心相從雖其和也猶相積惡雖已和為盟外貌相從

憂如此莫能相下  
大臣之爭只在三句

也猶相怨恨惡至無目矣怨惡之至不能久矣為  
各積其惡此年秋殺伯有傳張本○

陳卧子唐詩有年  
長每勞推甲子蓋

至是晉悼夫人為之享  
食以酬其勞○食音似  
絳縣人或年長矣絳縣人或

本此  
按毛晉鍾評本贗

○長張無子以無子息而往向自受役故今與於食

杜注十三字曰以  
無子息故自受役

與於悼夫人之  
享食○與音預有與將有疑年疑其年使之年使

亦自往受享使之  
年下有杜注十五

其曰答曰臣小人也言臣乃不知紀年不知紀臣生

字曰將有所與見  
其年老疑其年使

之歲但記臣始正月甲子朔所稱正月謂夏正四百

本他不經見有此  
注宜除去恐後人

有四十五甲子矣自始生至今凡歷四其季於今末

附說也  
經世鈔使之年食

至令三之一也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凡二十吏走問

諸朝吏皆不知故疾師曠曰即晉魯叔仲惠伯會

必尸齒為坐次有  
與其年老相似者

成子于承匡之歲也魯文公十一年乙巳惠伯會是

故使之自言其年  
舊注未是

歲也兼言此狄伐魯長狄鄭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

補注臣生之年說  
見僖五年

于鹹莊叔即叔孫得獲長狄僑如及虺也鹹之

孫鑑此老想脩道  
家術故謹於記甲

○虺虛鬼反而皆以名其子得臣生子待事而名

而疎於年造語  
俱然亦覺緊要

穆子曰豹七十二年矣自乙巳至今今年戊午七十四

凌稚隆老人自始  
生至今日凡得全

也史趙曰晉大史亥有二首六身古亥字二畫在上

甲子四百四十五  
季末也凡甲子一

六為首以下一如身身旁如身當為後字是其日數也

周六十日其末一  
甲子至今日癸未

此是老人始生至今之日數也蓋以二  
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士文伯曰士

止得二十日故云  
三之一

伯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此說四百四十

王元美此等瑣屑  
本不足紀特因有

今三之一也之日數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  
千七百甲日以其末三分六甲之一故少四十日實得

本不足紀特因有

五甲子其季於

與音預

左傳信詁林卷四十三

卷四十三

左傳信詁林卷四十三

卷四十三



趙孟以絳人為絳

縣師之事故詳其

端於此

按據經數之七十

四年矣然據文公

十一年三月乃夏

正月而此年二

月即夏正十二月

於夏正恰七十三

年也

凌稚隆自乙巳至

今年戊午首末七

十四年而曰七十

三者蓋計其全數

而言滿七十三

也

同上吏官趙名古

亥字二畫在上三

人在下故以二為

首以六為身下猶

蓋也如律也除

亥一畫從置身

傍二畫為二萬三

六為六千六百六

旬此老人初生至

今之日數也因亥

畫似算法故假之

以為言而下如二

二萬六千六百六

十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

其縣大夫為誰

則其

屬也

則趙孟之

召之

趙孟以老人為

而謝過焉

且謝

知人

曰武不才

趙孟自稱各

任君之大事

當任晉君

以晉國之多虞

之事頗多

不能由吾子

由用也

而用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

老人自壯至老

不仕而

武之罪也

言此乃我不

敢謝不才

無才能

遂使老

使助為政

使老人助

辭以老

老人以年老

與之田

乃與老人

使為君復陶

使老人為

而廢其輿

陶音桃

以為絳縣師

以老人為

於是魯使者在晉

其時魯使

尉使狐老而廢其職

於是魯使者在晉

適在晉國

去聲

歸使

以語諸大夫

以絳縣老人之學告

季武

子曰

孫宿

晉未可媮也

言晉未可媮

有趙孟以為太

夫為政卿

有伯瑕以為佐

伯瑕即土文伯

有史趙師

曠而咨度焉

有史趙師

曠而咨度焉

有叔向女齊

以師保其君

其朝多君子

晉之

聚於

其庸可媮乎

其用可媮

勉事之而後可

勉力事

可也

傳言晉所以強

不失諸侯且明歷也

附錄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

夫盟

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

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

也

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

故君子知其禍難之未已

難去聲

太子般娶于楚

娶楚女為太子般

通焉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蔡景侯為

十三日四分日之  
三日四分日之一  
附見謝過趙孟自  
謝已屬大夫有此  
賢老未能用

彭士望七十三年  
於世事其與有幾  
世俗較量饒不心  
慢而文子謝過殷  
勤淋漓愛重一片  
虛心至誠使千載  
抱負人讀之心死  
涕出

魏世儼趙孟謝過  
且使鄰國加敬文  
過者自以為智真  
大愚太惑之人矣  
按潛確類書云復  
陶裘也

子弑景侯終子產言活而不○初王儋季卒儋季周

儋及其子拈將見王而歎王入朝而歎○見音現

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愆期周卿士單公子過諸

廷愆期行聞其歎而言聞儋拈歎曰此曰字以下烏

乎發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人以告王愆期人

靈王且謂必殺之必殺不感而願大顏容不感

大視蹠而足高目視蹠疾而心在他矣儋拈之心不

殺不殺必害必為王王曰靈王童子何知童子謂愆

及靈王崩靈王崩在儋拈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

為亂欲立之佞夫弗知佞夫弗與謀戊子儋拈圍葛

評死以為絳之縣為周師也周禮縣師上邑  
逐成愆成愆為邑大夫故成愆奔平時平時五

也善于颯國李于鱗此因趙孟拈瑕廖奔晉瑕廖皆儋拈之黨故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見經罪在王也佞夫不或

叫于宋大廟叫呼也曰禧禧出出禧禧熱也出出

鳥鳴于亳社亳社殷如曰禧禧鳥聲

甲午宋大災天火宋伯姬卒伯姬遇火

待姆也姆女師也伯姬待姆而後下堂故女而不婦言共姬知

子謂宋共姬共姬即伯姬從夫女而不婦為女之道義事也從

而不知為女待人女子待人婦為婦義事也從

討則懼有爭蔡之嫌再啟兵端以故

存弭兵之小信而臨盟歸自陳復命於君告大夫曰陳亡國也

詩所謂君子履盟亂是用長者也

凌稚隆佞夫弗知天子得專殺故春秋無天王殺大夫

文佞夫實不知謀而景王殺之失親親之道故書王殺以罪恃筆也

補注罪在王天王以討亂告陳氏曰傳釋五大夫實殺佞夫而書王且明天子諸侯且君同例

○秋七月叔弓如宋  
大夫叔弓魯也故言不過十年必亡  
為昭八年楚滅陳傳

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

擊鐘焉奏樂於地朝至未已朝者已至而飲酒猶未

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之別名皆自朝

布路而罷布路分散也伯有之家臣皆自朝

歸而飲酒伯有既歸又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

焚之子皙駟氏故以其家族伯有奔雍梁

醒而後知之及伯有酒醒而遂奔許大夫聚

補注待姆此宋人設辭以掩其不能謀君母之罪故左氏與二傳同而皆

國定之知也  
知所定也  
定知所定也

不察其妄，伯姬歸  
宋至是四十年  
蓋六十餘歲使有  
姆存又且加老非  
唯不可待實亦不  
必待也

彭家屋古者賓主  
百拜而酒三行故  
終日飲酒而不得  
醉為其有節也後  
世過焉沈湎而不  
知返而酒禍作矣  
子及駟陵之役伯  
有駘谷之飲皆其  
明驗也大禹踈儀  
狄武王作酒誥良  
有以哉  
陳廣野窟室擊鐘  
與醒而後知即古

之為酒池者未聞  
有是豈天以酒奪  
伯有之魄而以之  
耶  
孫鑣平二敘去事  
亦詳核而不甚濃  
腴  
穆文慰伯有耽嗜  
于酒怠廢朝政醉  
而見逐醒而後知  
此不數為人也并  
肆之變其宜有哉  
魏禧按子皮語止  
此其意亦惡伯有  
而未明言與子產  
意畧同  
增補合注誰知所  
敵故盡也  
王百穀姑成吾所  
伏後從天所與及

謀鄭大夫聚謀所子皮曰即罕仲虺之志仲虺湯左

云其書亂者取之國之亂者亡者侮之國之亡者推

而滅亡者推固存安存者固國之利也能此數者國

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哲豐公孫段也三伯有汰

侈伯有孤特無黨加故不免故伯有不人謂子產就

直助疆時人或告子產當就子哲之子產曰豈為我

徒徒黨也言我豈於國之禍難國家之有禍難誰知

所敵誰能預知或主疆直三家若能難乃不生何自

強直今三家未能姑成吾所且欲以無所辛丑子產

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伯有氏為子哲所攻有死

斂斂不及謀不與於大而遂行而遂卯段從之卯段

順人謂子產也言何止焉又何必止子皮曰夫子禮

於死者夫子謂子產加禮況生者乎則其加禮於遂

自止之遂自留壬寅子產入子產癸卯子石入子石

皆受盟于子哲氏子產子石皆乙巳鄭伯及其

大夫盟于大宮鄭簡公及其大夫盟于盟國人于師

之梁之外師之梁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伯有以

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及聞子皮之甲

曰子皮與我矣言子皮與我癸丑晨自墓門

復喜言子皮與我同好不伐我

五專平水卷四十一

墓伯有冢

彭士望姑成吾所

此乃公正莫作兩

端觀望看

穆文熙不為黨不

與謀處羣惡之中

而超然自免子產

之知可謂絕人然

不有子皮恐亦未

必能止子駒哉

經世鈔不及謀即

上大夫聚謀之謀

魏世倣印段從之

段毅然從子產之

行開東漢諸君子

之風

經世鈔壬寅子產

之瀆入

墓門鄭城門伯有早晨自城

門之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

人以伐皆召子產

子哲伯有皆子產兄弟

故言兄弟而及此禍

所與者伯有死於羊肆

而巳枕之股而哭之

去聲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

聲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

市側者之家既斂而葬諸斗城

斂去聲既斂而葬諸斗城

氏欲攻子產駟氏怒子產殯子皮怒之

氏欲攻子產駟氏怒子產殯子皮怒之

禮禮之國之幹也

禮禮之國之幹也

禮禮之國之幹也

國之有禮如木之

殺有禮禮於伯

有而殺之是禍莫大焉

殺有禮禮於伯

止駟氏乃止不於是游吉如晉

止駟氏乃止不於是游吉如晉

聞伯有不入懼禍并及

聞伯有不入懼禍并及

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

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

棗與子上盟

棗與子上盟

河神質音至又如字

河神質音至又如字

使公孫肸先入已已復歸

使公孫肸先入已已復歸

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因馬師頡

以伐舊北

子產曰兄弟而及此

吾從天所與

伯有而殺之於此

伯有而殺之於此

駟氏攻子產

駟氏攻子產

駟氏攻子產

駟氏攻子產

駟氏攻子產

駟氏攻子產

駟氏攻子產

駟氏攻子產

駟氏攻子產

駟氏攻子產

駟氏攻子產

而卒免於難世人於親厚至患難而去之自以為明哲保身而身不保名亦不附者真枉作小人也

王元美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攻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所為有喪凶之道雖微公孫黑者能免於死乎既凶而又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主有以討罪之詞也

寵晨會事焉

其門上生莠

其莠猶在手

降婁

可以終歲

也已

皆之口

其明年乃及降婁

從伯有

公孫黑蓋有罪焉  
夫禘寵晨往會葬事  
過伯有氏  
子羽曰  
孫揮

夫禘寵晨往會葬事  
上生惡草  
○莠音有  
子羽曰  
孫揮

以莠喻伯有也  
問其猶在者  
於是歲在  
降婁中而且  
周

歲星也降婁奎婁也  
歲星時  
降婁中而且  
周

歲星十二一年一周天  
故言伯  
歲不及此次

歲星不再及此降婁  
及其上也  
伯有死  
歲在婁

婁皆營室東壁星也  
二十八  
年歲星在  
皆之口

明年歲星乃及降婁  
禘寵歲不及此次之言  
僕展

僕展鄭大  
與之皆死  
有皆死  
羽頡出奔晉

伯有為亂故出奔為任大夫  
大夫  
○任音士  
雞澤

鄭樂成奔楚  
鄭樂成以  
遂適晉  
樂成自  
楚往晉  
羽

頡因之  
馬師頡乃  
與之比而事趙文子  
羽頡與樂成  
比周而事趙

言伐鄭之說焉  
羽頡乃進伐鄭  
以宋之盟故

不可  
盟伐鄭  
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  
鉏子罕  
之子代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為掩  
蔣為掩  
年為大司馬

而取其室  
掩之室  
申無宇曰  
無宇  
王子必不免  
言五

善人之國之主也  
國家之  
王子相楚國  
子

將善是封殖  
所當為國家  
而虐之  
而

是禍國也  
是將以禍  
且司馬  
且司馬  
之官  
令尹之偏

殺為  
是禍國也  
國家也  
且司馬  
之官  
令尹之偏

必不免  
善人之國之主也  
國家之  
王子相楚國  
子

非一端能無禍乎

偏佐而王之四體也皆楚王股肱之大臣絕民之主為掩之善可為民之

宗主今殺之是去身之偏為掩之善可為令尹之偏也今殺之是斷去身之偏

艾王之體為掩之善可為王之股肱何以得免艾音又

禍其國以貽其禍無不祥大焉其不祥善莫大於此何以得免

何以得免於禍其後子圍為宋災故為宋火災之

諸侯之大夫會晉合諸侯之以謀歸宋財謀以財歸

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萬宋向戌衛北

宮佗北宮鄭罕虎子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見

既既會而無歸於宋言無所歸於宋故不書其人

故經不書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言盟會之信澶

淵之會此卿不書不書諸大夫名不信也以其無夫諸侯之

上卿列國在會大夫皆上卿會而不信會而失其寵

名皆棄寵謂族也族與不信之不可也如是不可失

詩曰舉大雅文文王陟降言文王之德升陟而接

在帝左右常若在天帝之左右信之謂也惟其信是

又曰又舉淑慎爾止淑善也言善無載爾偽無載

不信之謂也恐其不信不書曰某人某人會于

澶淵宋災故經不書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

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敗也或為正卿深致火災燒

不書魯大夫不書叔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

補注尤之也陳氏曰傳明經特書故諱之也陳氏曰傳釋魯不書他國之大夫書入譏不在魯今案經無譏義

陳廣野左氏云既而無歸故不書其人非也失信者如清丘之盟臨敗其人而已矣今獨舉其事又貶其人非特惡失信而已也湯睡菴前晉於鄰國之災不之恤而獨謀宋災者以宋

起強兵之議而中國賴焉故也則遣一使往恤焉足矣何至大合十二國之大夫以謀之又率無歸於宋豈不過乎益伯業具此寢衰矣經世鈔古人每有此引詩書不通處然文甚可誦

澶淵宋災故不書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敗也或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敘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不書魯大夫不書叔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

陳說非傳所及  
茲君親有隱諱乃  
尊尊之義也

經世鈞國之上卿  
未死而授人政者  
楚子文晉范武子  
鄭子皮而已

其奚不服如以賂  
則鄭國褊小而族  
大寵多精令不逞

之輩擯然有要其  
上之心而相效尤  
以求賂焉將安取

以給之其何安定  
之有然則子產不  
知為政孰是又不

然鄭國之大臣不  
和久矣子產以子  
欲

皮讓一旦秉國  
之政設非相從以  
悅其心其誰帖然

而順令者洵乎政  
成而大夫之忠儉  
者與之汰侈者斃

之子產豈賂賂之  
云乎哉故必有子  
產之志則可

孫應蓋孟子論為  
政先巨室子產此  
舉非過也又子皮

虎帥以聽之言可  
以為人臣志已用  
人者之法

經世鈞要其成為  
相者不可不知此  
人但知子產持正

守義豈知其含弘  
悉垢如此哉然在

去

不歸客主皆賤君子以尊尊之義君  
親有隱故畧不書魯大夫以示例也  
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辭不  
子產賢良故讓之

偏鄭小國也而族大寵多  
偏近於大國  
不可治  
子皮曰虎帥以聽  
子善輔相鄭國無小  
誰敢犯子

治也言  
不可治  
子皮曰虎帥以聽  
子善輔相鄭國無小  
誰敢犯子

惟有小能事大  
小國能  
國乃寬  
為大國所恤  
子產為

政代子  
有事伯石  
伯石即公孫段鄭  
賂與之邑  
石而

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  
言為鄭大夫  
共憂鄭國事  
奚獨賂焉

獨賂伯石  
子產曰無欲實難  
言人不  
皆得其欲  
若人

以從其事  
以從國  
而要其成  
功要平聲  
非我

有成  
事既有成  
其在入乎  
豈在於  
何愛於邑  
邑不以

邑將焉往  
安往焉音煙  
子大叔曰若四國何  
言

和順以  
四國何尤焉  
心怪也言四  
非相違戾  
而相從也  
欲

曰安定國家  
欲安定其  
必大焉先  
必先安  
姑先安大

且先安  
以待其所歸  
而要其成  
既卒  
伯石懼而歸

伯石乃懼而卒與之  
伯石  
伯有既死  
及伯有  
使

大史命伯石為卿  
使鄭大夫策命伯石  
伯石辭  
大史

退及鄭大  
則請命焉  
伯石又請大  
復命之  
復命伯石

又辭  
伯石又  
如是三  
者三辭  
乃受策入拜  
受策命



王茂弘為之又得以入拜

謝於君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子產是以惡伯石尚

使次己位之使其作亂故寵○子產使都鄙有章子

上下有服公卿大夫田有封洫大

人之忠儉者大人謂卿大夫從而與之隨其有功泰

侈者驕泰侈因而斃之隨其有罪豐卷將祭豐卷字

請田焉請田獵弗許子產曰唯君用鮮唯

衆給而已衆臣之祭取足於芻豢而子

退而徵後退而召兵子產奔晉子產

子皮止之子皮止而逐豐卷以其欲攻子豐卷

奔晉豐卷被子產請其田里子產請豐卷田里三年

而復之三年乃召豐及其田里以其舊田及其人焉

及其田里子產始從輿人誦之衆人歌謠

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取衣

取我田疇而伍之抱畔為疇兼并者失志孰殺子

產孰有能殺吾其與之我當助及三年及從政又誦

曰我有子弟子言子弟雖子產誨之子產

我有田疇田疇雖子產殖之子產能為子產而

誰其嗣之誰能嗣續其善政

死子產若百年而死之誰傳言鄭所以興

機而不禁則惡者

褚衣

示尊寵以安其心  
又勢近地迫其舉  
動皆得知而牽制  
之然此等須度我  
力能制彼乃可否  
則引盜入室抱虎  
而寢我夫制彼而  
先為彼所制矣又  
不若推而遠之使  
不得以間我也

彭士望田有封洫  
春秋列卿善政每  
從田廬做起是踏  
實地學問  
經世鈔從字妙以  
我從彼先施而納  
交則善者固因字  
尤妙因彼之譽乘  
機而不禁則惡者

權  
同上請田里不獨  
親親之義亦所以  
安強家之心  
同上宋蕩澤之亂  
華元自奔幾於不  
反其魚石五人出  
舍睡上不從華元  
之止頃刻而決澁  
閉門矣合子產事  
觀之便知事機作  
用所在  
王元美以孔子為  
政而有廢表之謗  
況子產乎蓋民不  
可與慮始可與樂  
成故曰非常之原  
黎民懼焉及臻厥  
成天下晏如也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襄經二十一年  
邵寶魯襄公作楚  
官而穆叔知其必  
死衛出公效吳言  
而子之知其不免  
妖孽見乎四體回  
其然哉  
何休公朝楚好其  
官歸而作之故名  
之云爾  
家欲翁魯君未嘗  
會天子之葬而滕  
君來會魯葬滕之  
來魯之受皆賤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三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四

魯襄公十三年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三十有一年**巳未**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

于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於所樂失其所也○秋九月癸巳子野

卒不書葬未成君○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其君密州黎比公弒○十有一月莒人弒

傳三十一年○錄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自澶淵見

孟孝伯穆叔見仲孫羯語之告孝伯○語去曰趙孟將死矣

孟孝伯仲孫羯語之告孝伯○語去曰趙孟將死矣

如傳詩林卷四

卷四

卷四

程頤言子虐國人言晉趙武其語偷偷苟且也不似民主不似治民之主且

年未盈五十成二十一年戰于鞏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

而諄諄焉諄諄鄭重之貌如八九十者如八九十者

弗能久矣弗能久矣若趙孟死若趙孟死為政

者其韓子乎韓起其當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吾子謂孟孝伯

可以樹善使季武子早與韓宣君子也韓

晉君將失政矣晉平公將失其政權矣若不樹焉若不樹

使早備魯使韓起早為魯備既及其而政在大夫晉君失政

韓子懦弱韓起為人柔懦弱大夫多貪諸大夫多貪求

欲無厭厭足齊楚未足與也魯不堪晉求雖欲改事齊

魯其懼哉魯國其可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言人之生世能

誰能無偷誰無苟且朝不及夕朝之所為不及其夕將安

用樹安用善穆叔出而告人穆叔語畢而出告其從人曰孟孫將死

矣言孟孝伯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我告之以趙孟苟且之言而又

甚焉孝伯又言朝不及夕是偷之甚也又與季孫語晉故穆叔又與季武子語

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

公室卑晉平公失政公室卑弱政在侈家政在大夫侈汰之家韓宣子為

不能圖諸侯不能圖度諸侯之事魯不堪晉求魯不能當

讒慝弘多讒謔邪慝弘大衆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

齊子尾害閭丘嬰子尾即公孫蠆以閭丘嬰為己

齊子尾害閭丘嬰

內固而後立論又楚未有足恃者

前為苟且偷安之時

語此其精神耗散

所存者形耳其何能久乎穆叔既料

文子復料孟孫卒

皆如其言厥有神鑒哉

經世鈔如此可謂識時務得先著

補注懼哉傳見晉衰而魯懼以齊楚不足與故也

同 upper 平丘之會陳氏曰傳言晉衰之故答在執政

三年晉人執李孫意如

錄

齊子尾害閭丘嬰

齊子尾害閭丘嬰

卷四

卷四

沈雲將繼高既滅害  
崔慶不能以德禮  
定其國家而乃任  
情多殺自弱其宗  
皆所以啓田氏之  
強而授之利柄也

李九我公在位三  
十一年當其初立  
外則晉悼之伯方  
務綏睦親鄰內則  
季孫行父仲孫蔑  
叔孫豹皆賢大夫  
故魯國自事伯外  
皆無他虞奈何季  
文子卒後武子繼  
之專權肆欲城費

作三軍入戰而諸  
大夫則而象之蓋  
以兵權分於三家  
故也至其末年南  
面朝楚雖晉伯之  
失使然而魯之人  
望亦泯矣  
凌稚隆書法子野  
與子般子赤無異  
辭或季氏固子野  
賢志而圖之而以  
毀言於朝與  
穆文惠叔孫據禮  
以論昭公甚為切  
當季孫不聽自貶  
逐君之罪故易貴  
詢謀僉同詩刺自  
有肺腸凡事且然  
況立君乎

欲殺之欲以計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使問

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

說于我師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工倮灑消竈孔虺

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故出奔○儂音

乃逐羣公子而出之為昭十○公作楚宮襄公適楚

而作穆叔曰大誓云今尚書大誓無此大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天之視聽皆因乎君欲楚也夫襄

故作其宮故好楚而若不復適楚若不再往

必死是宮也則襄公必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叔仲帶竊其拱璧拱璧公大璧也叔以與御人

納諸其懷納璧於侍而從取之而後從御

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叔仲帶之所○立胡女敬

歸之子子野胡歸姓國敬歸襄公次于季氏次于季氏

秋九月癸巳卒子野毀也過哀毀瘠○已亥孟孝伯

卒終穆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禰齊謚也

有母弟則立之有太子之同母弟無則

立長無太子之同母弟則擇庶年鈞擇賢若二人年

義鈞則上若二人義鈞賢等則上其吉者古

之道也此古先立非適嗣嗣子野既非適何必姊之子

此古先立非適嗣嗣子野既非適何必姊之子

此古先立非適嗣嗣子野既非適何必姊之子

經世鈔嘉容二字  
妙時人以昭公為  
知禮正在此

同上為季氏憂立  
禍之權在季氏故  
穆叔以此言動之  
其後事適合耳穆  
叔豈助季氏者

增補合注社為兩  
燕尾綴於衣以掩  
裳旁際者也

何必立其且是人也且昭公之居喪而不哀哭不復

常也昭公則在感而有嘉容毀無容在感之常也是

謂不度是謂不不度之人凡不遵法鮮不為患少有不為

國之患若果立之昭公必為季氏憂必為季氏之害

果攻武子不聽季武子不從卒立之昭公比及葬葬

公在十月三易衰衰喪服也昭公所衣之衰嬖戲無

音催衰社如故衰社衰下也衰已三易其衰下於是

昭公十九年矣昭公立時已猶有童心兒童之心猶

嬖戲無度衰服弊壞也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君子知昭公

魯為昭二十五年昭公孫于齊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見經情而

多涕息情不敬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言滕成公

怠於其位息情不敬而哀已甚而哀哭兆於死所矣

已有死能無從乎能無從之而死乎為癸酉葬襄

公五月附錄公薨之月今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子

相鄭簡公以朝相去聲晉侯以我喪故晉平公以魯未之見

也未見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子產使人盡毀鄭伯

壞音怪垣音袁而納車馬焉而納鄭伯從士文伯讓之晉士

責讓其毀其辭敝邑以政刑之不脩晉國以不能

寇盜充斥言盜賊之多無若諸侯之屬無若屬

辱在寡君者何辱來朝聘於晉是以令吏人完客

鍾伯敬晉侯重於  
見賓者謂以魯喪  
故推此心以及鄭  
則何至舍於隸人  
而莫之省也耶恤  
喪禮也時鄭獨非

經世鈔如此舉動  
奇

禮乎

所館是使使人條完諸侯高其開闕開闕也里門

衙門謂之闕高作館舍之厚其墻垣垣亦墻也厚以

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及盜賊今吾子壞之吾子謂子產壞其

雖從者能戒雖鄭之從者知所其若異客何賓客

以待之以待之以故邑之為盟主以晉為諸繕完葺墻葺葺

以待賓客以待諸侯若皆毀

其何以共命其何以供應諸侯寡君使

句請命士文伯名句字伯瑕與范宣子士句同對曰

以故邑褊小以鄭國褊介於大國介間也誅

求無時誅責需求於是以不敢寧居是以鄭君不

索敵賦盡索鄭國土地之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

逢執事之不聞通遇晉國未有而未得見而未得

君見音又不獲聞命朝之成命未知見時未知

晉君相不敢輸幣不敢輸幣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亦不

幣帛暴露於其輸之其輸幣帛則君之府實也則皆

充實府非薦陳之不敢輸也不敢以非禮其

暴露之其暴露則恐燥濕之不時則恐天時晴燥而

朽蠹致使幣帛以重敵邑之罪增重敵邑僑聞僑子

言我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晉君

官室務從卑小無觀臺榭有屋曰榭觀音貫以

辨音婢亦音卑

天祿識餘繕完葺  
三字皆一義一墻  
也繕未足而又加  
完與葺焉於義為  
復古人修辭體要  
必不如此是審思完  
字乃字字之誤也  
成元年修賦繕完  
亦同  
孫鑿是有各文字  
氣骨蒼勁然巧妙  
尚未極

同上此雙關義亦  
頓挫有節奏  
宮東萊原所以毀  
垣之故甚得尊音  
之體

五傳平林卷四十四

崇大諸侯之館惟諸侯之觀館如公寢諸侯館舍如晉君之寢室

庫廩繕脩館中藏幣之庫養馬之廄莫不繕治脩葺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司空掌邦土故使之以時平易治道路○易去

圻人圻音烏填音覓以時填館宮室圻人塗者

燎庭燎大燭也旬人設照庭燎僕人巡宮巡宮行夜也僕人掌巡扞盜賊車馬有

所賓之車馬賓從有代賓之僕從有人巾車脂轄巾車

隸人牧圉各瞻其事徒隸之人與夫牛牧馬圉各瞻

視客之所為主車之官則以脂塗客之車轄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羣官之屬各陳其物以待賓

公不留賓不久留賓於館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憂樂同之賓之憂樂晉則同

其好惡○樂音洛事則巡之事之得失晉則巡其當否然其不知

賓有不知晉則賜以教訓而恤其不足賓有不足晉則惠其賑恤賓至如歸賓至

于館百用備無寧蓄患而亦不患燥濕庫廩繕脩縱

畏寇盜僕人巡宮縱有寇盜亦無所畏而亦不患燥濕庫廩繕脩縱

所今銅鞮之宮數里今銅鞮晉之離宮其廣數里○鞮音提而諸侯舍

於隸人而待諸侯之館舍卑如隸人門不容車門庭迫迫不能容車而不可

踰越又有墻垣之限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行夜不警而盜賊公行而天癘不

戒癘猶災也水潦無時而天災不戒賓見無時賓客朝見不以其時命不可知

召見之命不可知測若又勿壞若又勿壞其墻垣是無所藏幣是無所藏其幣

以重罪也而暴露朽蠹以重鄭國之罪敢請執事敢請晉之執事將何

所命之問晉命已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雖晉與魯有同姓之喪亦敵

按勿莫也穆文惠毀垣一章議論激昂晉人服罪然子產之所以能行其說亦特有

彭士望恤其不足一語尤柔遠最切要事

按車行必脂轄以利轉也潛確類書云轄車頭軸鉄狀也軼音犬轂內金也正字通云轄一作鎔鎔猶管也軼空裹之以金如管也

三傳評林卷四十四 五

文子叔向在耳賢人之相成以善也若此魏禮詞令典質與他篇員活擒縱者又不同

補注築諸侯之館傳記子產之言見晉方盛時待諸侯有禮其衰也及

左傳評林卷四十四

邑之憂也

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

若獲薦幣

若得朝見薦幣進其幣也

修垣

而行

則自當修其垣而自去

君之惠也

若晉君之恩惠也

敢憚勤勞

豈敢

畏憚修墻

文伯復命

士文伯復命於晉君

趙文子曰信

信如子產之言

我實不德

我實無悅近來遠之德

而以隸人之垣

以羸諸侯

羸受

也所以受諸侯館舍之垣墻誠如徒隸所居

是吾罪也

引咎自責云是我之罪

使士

文伯謝不敏焉

乃使士文伯謝不敏之罪於鄭伯

晉侯見鄭伯有加

禮於是晉平公見鄭簡公禮有加敬

厚其宴好而歸之

厚其飲宴之好賄以禮之

而歸之鄭

乃築諸侯之館

晉人乃改築待諸侯之館舍

叔向曰辭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辭令不可廢有如此者

子產有辭

修其

辭諸侯賴之

諸侯皆恃賴之以得改築館舍

若之何其釋辭也

如何

廢其辭

詩曰

辭之輯矣

有輯睦之辭

民之協矣

則

無一之

辭之懌矣

有懌悅之辭

民之莫矣

莫猶定也則民無一之不安定

其知之矣

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

時鄭伯在晉故

以適晉告

以鄭伯往朝于晉告楚

禮也

得事大國之禮

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

犁比昔子密州之號去疾展輿犁比之二子也○比音毗

既立展輿

立展輿以爲世子

又廢之

犁比公虐

犁比公虐

國人患之

昔人皆以爲患

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

展輿

子弒之

展輿因國人以弒其父犁比公

乃立

去疾奔齊

展輿乃自立爲君

齊出也

去疾之母齊如故爲齊出

展輿吳出也

展輿之母

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

買朱鉏即密州之字

密州之字

楊升菴據傳則弒君者展輿也春秋當與楚商臣蔡般許止同一書法安得置其子之大患而加之國人乎蓋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左氏誤以之字作以字如趙匡氏之說是已豈從經文及胡氏爲正雖然



使展興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其可免矣

補注罪之在也失與文十六年宣四年傳例同劉氏曰如是則父有罪子得而弑之也亂天地之性莫甚焉此固左氏不受經之蔽

汪道昆巢隕謂門於巢而隕也閻戕謂為閻人所弑也

非天殺二王以開啓季子也

淵參德言仁度言智林注作量廣仍在德中裏說矣

言罪之在也

言罪在買朱鉏也傳於例申明君臣書弑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

狐庸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通吳為行人

趙文子問焉

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

其果立乎

其果立乎為君乎

巢隕諸樊

戴吳即餘祭閻弑餘祭在二十九年

似啓之

天意殺二君似欲開啓季子

是二王之命也

言此乃諸樊戴吳之天命當死

若天所啓

若天之所開啓者

德不失民

民歸有德故不失民

不失事

大度容物故不失事

所啓也

其天意之所開啓也

實終之

必夷昧之子孫實能終有之

雖有國

雖其三兄欲以國傳與之

不立

終不肯立

宋之盟故也

二十七年宋盟云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印段送勞于棊林

鄭使印段往勞衛襄公于棊林之地

而以勞辭

而用郊勞之辭

子羽為行人

鄭使子羽為行人

馮簡子與子太叔逆

北官文子既聘事而出

事畢而出

言於衛侯

鄭有禮

言鄭國來接有禮

唐錫周人勅命其有舉能其官乏象

左傳詩林卷四十四

大國之討乎

其不得罪於大國而免於討乎

詩云

舉大雅桑柔詩誰能執熱

滙參禮為政本幾成習語此忽翻就可喜

言誰能執持熱物

逝不以濯

而不往取水以濯其手乎

禮之於政有禮以

附見政以比執禮節

為之

如熱之有濯也

如執熱而得濯以為之解也

濯以救熱有禮以

以此濯

其政如有濯

何患之有

此為國如此復何憂患之有

此以下非文子之言乃其所謂有禮者史氏演之成文耳

產之從政也

此以下傳言子產為政之善

擇能而使之

擇人之才能者而器

孫應鑿馮簡子以下見各人之能鄭

馮簡子能斷大事

馮簡子能決斷大事

子大叔美秀而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

國將有諸侯之事以下見子產之擇能而使也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

凡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

張半菴世叔公孫揮禪謀諸人之才世恒有之而子產

而及長

神謀能謀

禪謀鄭大夫長於謀事

之擇能而使畧無寬閑之野則

謀於邑則否

謀於喧囂之邑則不得

而及善為辭令

謀於野則獲

急心則非休有

國將有諸侯之事

若鄭國將有四

子產乃問四國之

為於子孫

李笠翁諷野則獲

為於子孫

子產乃以四鄰所

且使多為辭令

且使子孫多為

謀邑則否雖禪謀

與禪謀乘

適寬閑之野

使謀可

使斷之

靜之功未極狀

而告馮簡子

而禪謀所謀

使斷之

使斷之

城內禪謀喜靜而

使馮簡子

禪謀所謀

乃授子大叔

乃以其事授

野而不得謀於邑

事成

既成

乃授子大叔

乃以其事授

子產順其偏而用

之

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

是以

之不遺善也乘與

之

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

是以

魏世儼此篇曲盡

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已上皆傳跡子產

行事以明北宮文

行事以明北宮文

用材之妙諸葛公

錄鄭人游于鄉校

鄭人游于其

以論執政

以論執政

所謂集象思廣志

然明謂子產

鄭然明以其

曰毀鄉校如何

曰毀鄉校如何

左傳詩林卷四十四

二九

曰此蓋因論語為患人於學校中謗議  
命禪謀草創者不國政故問毀之如何  
子產曰明何為毀之何為夫人  
達草創之義鑿為夫鄭國之人朝夕退而游焉  
朝夕既退而游於學  
承舊聞而妄實以  
事者或如是  
校之以議執政之善否  
以論議執政  
其所善者人之  
善者吾則行之而行之其所惡者人之所惡以為不  
善者吾則改之而改之是吾師也  
若之何毀之

顧九疇當其時果  
如然明毀鄉校之  
見鄭人之所為議  
執政者愈不可止  
若之何毀之  
毀學校  
我聞忠善以損怨  
我聞盡忠為善  
可以損止怨謗  
不聞作

蜀亦以崇學校而  
有聲循吏良以禮  
樂經術之地固不  
可忽也惜子產聞  
而藥之之言其意  
猶不及此  
穆文惠子產不毀  
鄉校以善惡為師  
救止也  
不如小决使道  
常使之通行循其故道  
不如

其所然猶防川  
然防川水  
大决所犯  
川水大决  
人言沸騰如  
犯害傷人必多  
必且衆多  
吾不克救也  
人言沸騰如

吾聞而藥之也  
故治人之道不如常聞  
然明曰  
告子  
茂也  
明名  
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  
吾子謂子  
產今而後

知子產信  
小人實不木  
小人然明自謂實  
無材能欲毀鄉校  
若果行此  
子產若果能  
行藥石之言  
其鄭國實賴之  
實依賴之  
豈唯二二三

豈唯二二三  
大  
仲尼聞是語也  
至是五十歲蓋長而  
後聞子  
曰以是觀之  
言若以此  
人謂子產不仁  
或人

吾不信也  
言為信也  
錄  
子皮欲使尹何為  
邑  
大夫  
子產曰少  
尹何年少  
未知可否  
治邑與否  
子

皮曰愿  
言尹何為  
吾愛之  
我甚  
不吾叛也  
使之為邑  
使夫往而學焉  
夫謂尹何使往  
夫亦愈知治矣  
夫謂尹何

經世鈔藥之真識  
當日識量  
心如春風駭蕩萬  
物豐阜想見子產  
之見惟以治道為  
魏世儼全無物我  
彭士望是吾師也  
虛懷實用以為雅  
量祇看得一層  
孫鏡兩不如並承  
有致

時務語

魏世儼子皮使尹何為邑如李路之使子羔為費宰特婉轉出之然子產篤朋友之誼子皮虛心受善千載令人健羨  
孫適五使字亦在有意無意之間  
文惠古今用人之病多坐此所以人多過秦世鮮良吏皆其操刀而自盡心傷者也子產之言以其可為萬世法哉  
孫鑿清勁圓活其焉調最鍊最有節奏四節四管喻隨便也

亦愈知為子產曰不可言不可使尹何為邑人之愛人凡人之親愛於

求利之也皆求以利今吾子愛人則以政吾子謂

傷實多多自傷而已子之愛人謂子皮傷之而已徒以

其誰敢求愛於子其誰敢求子於鄭國子皮之

棟也猶屋之有棟也棟折榑崩榑榑也棟所以架榑棟毀僑

將厭焉屋壞則人將覆壓故言僑將壓敢不盡言敢

子有美錦設若子皮自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必愛惜之

大官大邑凡邑幸大官與其大邑身之所庇也此吾身所賴以為庇

而使學者製焉而使學為政者裁製其官邑其為美錦官邑之重比於

不亦多乎官邑重而美錦輕今重錦而輕邑此亦不可曉也僑聞以我

而後入政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仕而優

若果行此若果使尹何為邑必有所害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譬如田獵射御又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則能

若未嘗登車射御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

是懼則敗績厭覆何暇思獲何暇思獲子皮曰善

哉稱美子產之言虎不敏虎子皮名自恨其不敏吾聞君子務知

大者遠者君子有遠慮故務知其遠大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小人

我小人也我小人衣服附在吾身美錦之衣服附在吾身為衣服

我知而慎之我則能知而謹重大官大邑註

插入絕無痕跡蓋即口頭語鍊之入妙於文最易識然却不易學

至元美衣服附身知而慎之應子產不使人學製錦意按不亦多乎多猶勝出檀弓評死注云彼官邑之重豈不多於美錦乎

魏世儼子皮使尹何為邑如李路之使子羔為費宰特婉轉出之然子產篤朋友之誼子皮虛心受善千載令人健羨

孫適五使字亦在有意無意之間文惠古今用人之病多坐此所以人多過秦世鮮良吏皆其操刀而自盡心傷者也子產之言以其可為萬世法哉

孫鑿清勁圓活其焉調最鍊最有節奏四節四管喻隨便也

一喻子有美錦二喻譬如田獵三喻錯出情意懇切稠音不獨法致可喜

劉懷恕子皮聞子產論政之言乃傾心服之遂以委政大臣容善之量古者近者

此其小我知而慎之我則能知而謹重大官大邑

今僅見  
彭士望我小人也  
誰人說得此四字

同上聽子而行子  
皮與死心踴地服  
善人令千載下讀事  
之感涕

經世鈔亦以告也  
絕不用知已感恩  
語一語說得古今  
忠臣諫士苦心

李于鱗此篇以威  
儀一字作主反復  
正大可永為世訓

補注似君矣服虔  
云以君矣俗本作  
似君若云似君不  
須言以今定本亦  
作似君恐非

魏禧曰見令尹圍  
之威儀又曰令尹  
無威儀驟不可解  
讀至臣有臣之威  
儀乃知其似君處  
正是他無威儀處  
小人以奢儻為體  
態多見其矣耳是  
一則理學文字

所以庇身也此所以庇蔭吾身我遠而慢之我則不知

欲使人若無子微子之言吾不知也吾不知也吾不自知他日我

曰往曰我子為鄭國鄭國之政我為吾家我自為

以庇焉以庇其可也其亦今而後知不足自知智慮

自今請雖吾家自今日以行聽子而行命而後

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言人各如其面焉人面無有

其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子面不如吾面吾心豈

抑心所謂危抑我心以此事亦以告也則

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錄衛侯在

楚衛襄公朝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令尹圍即

言於衛侯襄公曰令尹似君矣言王子圍

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雖獲其志雖使得遂不能

終也必不詩云舉大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少有終

之實難謹終令尹其將不免王子圍得國之公曰衛

子何以知之謂北宮文子何以知對曰北宮文

詩云舉大雅敬慎威儀為君者當恭敬惟民之則故

以為民折詩令尹無威儀今王子圍不民無則焉民無所

民所不則民之所以在民上而居民上不可以終

公曰善哉襄公善美何謂威儀因問威儀

左傳平水卷四十四

卷四十四

唐錫周有威而可畏以下數百言只就此二句層見叠出如抽繭殺蕉愈歷世云此下五層皆是反射令尹

淮參畏而愛之此下當關則而象之四字林注不言則而象之承上文也欠明同上順之以下三句亦束上起下同上此却風刺衛頃公故曰衛風棣本又作逮

對曰有威而可畏所貴於威者謂之威可畏之謂威有儀

而可象所貴於儀者謂之儀可象之謂儀君有君之威儀

為君盡君道故其臣畏而愛之為之臣者畏而愛之則非暴虐之人則

而象之法而象之則指具文之儀故能有其國家故人君能保其國家令

聞長世美名垂世永遠無窮臣有臣之威儀為臣盡臣道故有臣之威儀故能守

其下畏而愛之為之下者畏其威而愛之不言則而象之承上文也故能守

其官職故人臣能保其官職保族宜家保全宗族宜利室家順是以下

順是君臣以下至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士農工商阜隸牧圉皆如是各有威儀是以上

下能相固也是以上下相安堅固如一衛詩曰舉邶風柏舟詩威儀棣棣

而閑也棣棣富也不可選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

大小言此數等之人皆有威儀也此解詩意皆有威儀不可得而數也周詩曰

又舉大雅朋友攸攝攸所攝也攝以威儀以攝佐以威儀也攝以威儀

儀相佐言朋友之道言所貴於同門合志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

也此解詩意必相攝佐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舉周書泰誓篇論周文王之德

曰大國畏其力大國畏其威小國懷其德懷即愛也小國望其德澤而

言畏而愛之心此解書以證上文詩云舉大雅皇

矣不識不知言文王不自用其識知順帝之則惟在下法象天言

則而象之心此解詩以證上文紂囚文王七年昔者商紂

囚周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從文王而囚紂於是

乎懼而歸之紂於是恐懼而釋之使歸可謂愛之可謂愛文王之儀文王

陳廣野論威儀而與文王之畏而愛則而象以實之文典而偉穆文熙威儀雖並言然不難可畏而難可象又不徒在四體而在行事故引文王以發之見子圖之不能終也

按地志崇國名堯時崇伯鯀紂時崇侯虎在明時為西壘安府郵縣

伐崇昔者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再駕而降為臣三句不降退脩教而使伐之因

○降音杭再蠻夷帥服蠻夷之國莫不帥服可謂畏之可謂畏之

王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天下誦以

盛舞甚可謂則之可謂法文文王之文王之德行有威儀也文

至今為法至今為法可謂象之可謂象文有威儀也文

王功業德行之盛故君子在位可畏此以下詳言君子之威儀其在

位也儼然可畏施舍可愛或施或舍進退可度或進或退周

旋可則左右周旋可謂法則度則法容止可觀容止可觀容貌

觀作事可法以法則德行可象身為度聲氣可樂聲

○樂音洛動作有文一舉一動言語有章一言一語成章可達

以臨其下以臨治其在下之人謂之有威儀也所以謂之君臣

唐錫罔不謂威儀二字寫得如此斟酌飽滿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四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五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一

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堯叟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周 景王四年魯昭公二十三年景王崩王猛立是年卒王室亂弟敬王立昭二十二年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出奔楚

鄭 簡公二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蠆立

齊 景公七年

宋 平公三十五年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昭二十五年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昭公元年



**晉** 平公十七年，晉趙武為政。魯昭公元年，冬，趙武卒，韓起為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二十八年，魏舒為政。昭三十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衛** 襄公三年，魯昭公七年，襄公卒，靈公元立。

**蔡** 靈公二年，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十三年，楚平王封蔡侯廬，立是為平公。昭二十年，平公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弟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申立。

**曹** 武公十四年，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二十七年，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三十三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為隱公。

**滕** 成公二十五年，魯昭公二十二年，成公卒，悼公寧立。昭二十八年，悼公卒，頃公結立。

**陳** 哀公二十八年，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年，楚平王封陳侯吳，立是為惠公。

**杞** 文公九年，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立。釐立。昭二十四年，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薛** 魯昭公三十一年，見薛獻公穀卒。入春秋來，薛始書名。子襄公定立。

**莒** 展興元年，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為莒。莒公展興奔吳。昭十四年，莒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之弟庚與立，是為共公。

**邾** 昭二十三年，庚與來奔，齊納邾公。悼公十五年，魯昭公元年，悼公卒，莊公穿立。

**許** 悼公六年，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弒，期立。

**小邾** 穆公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邾敖四年，魯昭公元年，楚圍弒之，而自立，改名虔。是為靈王。楚遠罷為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弒。平王居立，即棄疾，使子旗為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瑕為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為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秦** 景公三十六年，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夷昧三年魯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

吳昭二十七年僚弒闔廬立一名光諸樊子

越魯昭公五年越與楚  
越代具始見經即書人

昭經元年高閔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大夫尋宋之盟也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矣晉伯之衰可知也  
劉績楚雖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如宋盟尊中國抑夷狄之強也

趙鵬飛信文之世齊宋魯衛皆罹狄害文十一年魯敗之于鹹成十二年晉敗之于交剛其害遂息今諸侯未

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必獲戎失華

狄于大鹵大鹵大原晉陽縣○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彌

入于莒前言齊無知弒其君後言齊小自入于齊前○秋莒去疾自齊

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寧喜弒其君前

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弒其君與弒之辭也

辭有先後罪有大小故○莒展輿出奔吳展輿乃弒君之賊故

立雖踰年猶不成君○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葬邾悼

公無疾赴於諸侯與鄭○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圍弒邾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楚圍將娶鄭女且娶於公孫段氏段子在也楚伍舉為介伍舉即椒舉將入

館楚圍將入鄭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詐故惡○惡去聲使行人子羽

傳說彙纂國賦稟之跡甚秘而以偽

赴故舊史承赴而書之春秋因而

革胡傳謂圍以寡

賦而主會盟故聖

人憫列國之衰微

懼人欲之橫流而

略其篡弒焉失經

旨矣

傳元年

孫鑄使子羽辭歸

伯州犁亦先作一

引此兩人都留于

後文照應

至荆石三意如登

噴更呼應井然

穆文熙子圍逆婦

而乃包藏禍心殊

非人情所有不有

於郊野

是賜之

是委君

是寡大

與之言鄭使行人子羽乃館于外乃舍于城外既聘楚圍既卒

將以眾逆將以兵入迎婦子產患之鄭子產患楚襲鄭使子羽辭

從者不足以容楚兵從請墀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墀以聽楚人逆婦

之命音善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令尹即公子圍伯州犁時從行故使對答

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言鄭君辱加貶於寡大夫圍謂圍

將使豐氏豐氏公孫段之氏也撫有而室而汝

圍布几筵我公子圍乃布陳其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若野賜之若於賦外為墀

是委君貶於草芥也是委弃鄭君之賜於草芥之中

夫不得列於諸卿也是大夫圍不得從於諸卿之位列也不寧唯是

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逆婦今不

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其蔑以復矣

唯大夫圖之唯鄭之大子羽曰小國無罪

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將恃大國之安

靖已鄭之婚楚本欲恃以兵入逆無乃包小國失恃鄭國將失其

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今

使莫不憾者使諸侯莫不距違君

而有所壅塞不行而楚之命令有所壅

是懼鄭國所懼不然苟為敝邑鄭之館人之屬也守

孫鑄館人之屬也

長句累贅却就中

則拒之無詞

納之不可鄭其狼

狽矣

經世鈔如此辭令

不減諸鄭但正詐

異耳

孫鑄不寧作拘意

頗有致辭此四字

於今則已為陳

金聖嘆子羽從直

破妙絕

經世鈔事有難處

處直言最妙

李笠翁用一恃字

縱橫烟波千里

取態此于麟所希舍人之其敢愛豐氏之祧豈敢愛豐氏遠祖之祧伍

評苑登敢愛情豐屬也氏遠祖之廟而不以成祀乎舉知其有備也伍舉知鄭人疑請垂囊而入也請逆

經世鈔其有備伍婦之衆垂弓衣而入許之鄭人疑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入逆而出登野合楚圍以衆入遂會於虢遂會諸侯大夫尋宋之盟也

耶不然何以逆女鄭逆婦而出祁午謂趙文子祁午祁奚子趙曰宋之盟

不以歸而為會耶宋盟在襄二事牽連筆法妙晉楚之盟楚人得志於晉楚人先歆是今令尹之不

王元美祁午蓋知于宋也信今令尹公子圍諸侯之所聞也諸侯皆聞子弗戒

故有此諫孫鑛語不甚腴而子謂趙武若戒警懼又如宋楚復得志子木之信子木即

宛轉流動頗與戰國相近第終是鍊其有稱於諸侯子木之信猶詐晉而駕焉行詐以陵

出語其調不同戰國透快此醞籍駕於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

同上頓挫全在焉晉况不信之尤者乎心甚也何况子楚重得志於

字句振起前後文勢按襄二十五年晉武將中軍輔相以為盟主以主諸於今七年矣襄二

趙武初為政至今晉國相去聲以為盟主侯之盟於今七年矣襄二

年已歷八年然今趙武始為政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三合

乃建子正月以夏至今年凡七年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服齊狄襄二十八

正數之七年也故杜注云以春言穆文熙祁午所言于寧東夏齊狄服則東平秦亂襄二十六年城淳子

子所持則長厚之襄二十九年城杞師徒不頓晉之師國家不罷晉

道然一晉可為之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無所勞頓國家不罷晉

若小國無罪恃實國家無所罷民無謗讟謗非也晉國之民無有諸侯

其罪則又不可執論矣無怨怨對於晉者天無大災民和年豐子之力也

也史記楚滅頓漢書綱紀廢頓之類而終之以恥而終之以恥吾子其不可以不戒

論語文林貫直戒受楚之辱午也是懼言午實以吾子其不可以不戒

三傳平本卷四十五

是禁止豫防意

凌雅隆號之會楚

請讀舊書而不盟

居然再先於晉矣

晉不得已而許之

可謂無策趙武所

謂以信為本者力

不能敵而詭為之

辭豈直仁人之心

哉蓋自是楚益橫

而莫能制而晉之

伯業遂衰矣

經世鈔必有豐年

勸世妙語只一味

做好人到底必有

其應

左粹類纂言我以

不能信為難不以

楚之得志為患也

穆文熙楚不為患

言不患楚也非楚

勸趙武不可不以

不加警戒之心

文子曰武受賜矣

趙文子稱名言武

然宋之盟

然昔者當

子木有禍人之心

是楚所以駕於晉也

武有仁人之心

武欲弭兵是

是楚所以駕於晉也

所以得志

今武猶是心也

今我猶是

楚又行僭

信楚

若又非所害也

非我之所

武將信以為本

以為之本

循而行之

牽循此信

譬如農夫

譬如耕

是穠是藂

也除草也

穠音標

藂音藂

雖有饑饉

必有

豐年

然耘耔不息

必有豐年之報

以

且吾聞之

詩曰

能信不為人下

不為人下

不僭不賊

鮮不為則

抑詩

信也

以其有

能為人則者

凡能為人

不為人下矣

受屈居

吾不能是難

我以不能信

是為畏

楚不為患

楚之不

信

楚令尹圍請用牲

於晉

讀舊書

盟

晉人許之

三月甲辰盟

叔孫穆子曰

子圍設服

離衛

美矣

君子

美矣

君哉

鄭子皮曰

叔

二執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

蔡子家曰

蒲宮

有前

亦可乎

怪也

楚伯州犁曰

此行也

辭而假

言公子

圍此役

辭而假

言公子

圍此役

辭而假

左傳詩林卷四十五

五

鍾伯敬圍始而圖

襲鄭已而先晉已

設服離衛其志盈

而且蕩矣篡弒之

惡竟無自哉

按注屏蔽二字屬

上非是

穆文熙公子圍驕

儻州稔縱不自知

亦當因人言以知

之即其所得於人

言者而委曲一正

之上也不能正而

委身以去次也知

不出此而文其過

反言以譏人卒受

其禍焉下矣

魏禮子羽之去代

憂也無幾而以譏

國子可乎且言當

之寡君

嘗以辭令假借君服於楚君蓋伯州

人揮曰

假不反矣

言子圍雖假借君服將

犁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

子羽曰

假而不

當璧猶在

年言年疾有當璧之命猶在楚國

反

遂取楚國為君

子其無憂乎

子謂伯州黎猶將

國子曰

吾代二子愍矣

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

自絳州犁亦尋為王子圍所

殺故國弱代為二子愍憂

言不以憂生事事何

由成

○樂音

衛齊子曰

苟或知之

為之備

雖憂何

害

雖有憂患

宋合左師曰

大國令

小國共

吾知共而已

我小國也

國命令而已

本

晉樂王鮒曰

小旻之卒章

善矣

樂王鮒言

敬小人亦危殆

○鮒音休旻民

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

退會

既會

子羽謂子皮

鄭行人

敢譏議公子圍

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

宋左師

簡而禮

無所藏否故曰簡

樂王鮒字而敬

字愛也

子與子家持之

子謂子皮子家即蔡公孫

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也

皆保

世之主也

此五人者皆保

齊衛陳大夫

謂齊國弱衛

其不免乎

於禍乎

國子代人憂

國弱云代人憂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却有至理獨代入

憂一語為無謂

孫鑣兩子語子羽

以持字品之大是

妙解

呂東萊子羽能以

言語知入其後果

一一響應

孫鑣八憂字亦似

有意聯下然鍊法

尚未盡

補注不書季孫伐

莒者莒人告於會

叔孫豹幾被戮晉

趙孟固請於楚而

後免故為內諱之

義與僖十六年滅

招樂憂

陳公子招云不憂何成

雖憂何害是

夫弗及而憂

與憂而弗害

齊子雖憂弗害

惡云

言以知物

大夫兆憂

季武子伐莒取鄆

楚子圍告

晉趙武

曰尋盟未退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齊子雖憂弗害

惡云

言以知物

大夫兆憂

季武子伐莒取鄆

楚子圍告

晉趙武

曰尋盟未退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齊子雖憂弗害

惡云

言以知物

大夫兆憂

季武子伐莒取鄆

楚子圍告

晉趙武

曰尋盟未退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取言易知杜其何

項不言師同杜說

非

經世鈔載其使未

為過

穆文熙魯尋盟未

退而即伐莒取鄆

莒人赴愬法宜戮

其使臣然樂桓子

欲以求貨代請而

叔孫故不行貨陳

趙文子

桓子即樂王鮒

而為之請

弗與

梁其蹊曰

子何愛焉

衛社稷也

人之家之

以蔽惡也

誰之咎也

衛而惡之

誰之咎也

誰之咎也

誰之咎也

誰之咎也

誰之咎也

誰之咎也

齊子雖憂弗害

惡云

言以知物

大夫兆憂

季武子伐莒取鄆

楚子圍告

晉趙武

曰尋盟未退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齊子雖憂弗害

惡云

言以知物

大夫兆憂

季武子伐莒取鄆

楚子圍告

晉趙武

曰尋盟未退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齊子雖憂弗害

惡云

言以知物

大夫兆憂

季武子伐莒取鄆

楚子圍告

晉趙武

曰尋盟未退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而魯伐莒

編弊也謂不中

與之帶其能委曲以塞樂王謝之意此豹之所以卒免於戮  
按叔孫正於季孫一等宜出使然遇戮亦其所也  
按謝好斯諸本作謝也賄為是左氏多有此語勢  
孫應釐豹召使者裂帛而與卒不行賄豹子姑拘晉范鞅求貨卒亦不與真世德也

左傳言林卷四十五

既為國衛而露其惡吾又甚焉則吾之惡又甚於牆雖怨李孫雖怨李孫伐莒以累

魯國何罪魯國亦有何罪而使之被兵乎叔出李處季孫守國有

自來矣所從來久矣吾又誰怨今遇此戮無所怨也然鮒好賄樂王

弗與不已若不與帶亦不肯止召使者叔孫乃召王鮒裂裳

帛而與之裂下裳之帛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

趙孟聞之趙文子聞叔孫曰臨患不忘國言叔孫身

忠也言魯國盡忠思難不越官叔孫心思患難猶言

信也言魯國信圖國忘死叔孫圖謀魯國而貞也言魯國

謀主三者謀國而以忠信義也是知合有是四者信

貞并義貞三為主又可戮乎又可以叔孫為戮乎乃請諸楚趙武乃為叔

曰魯雖有罪言魯有違盟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

難辟音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避戮畏楚之子若

免之子謂公子圍若以勸左右以勸勉左右之臣可

也其亦若子之群吏若子圍之左右衆吏處不辟汚其處國也

不為苟避不為苟避出不逃難其出使也患難其何患之有有

而忠國凡國家之患患之所生所由生者汚而不治汚勞而不

難而不守患難而不所由來也此患難所能是二者

能處不辟汚能守其節又何患焉其他又不靖其能叔孫有賢

其誰從之必不為衆魯叔孫豹可謂能矣叔孫

請免之請免叔以靖能者以安靖賢子會而救

左傳言林卷四十五

九

陳廣野不言叔孫之忠信貞義而但云勸左右靖能者其意真委婉動聽孫繼亦厭四字句多然比前事稍錯綜第鑪錘之力未盡尚覺冗而不淨緩而不勁  
經世鈔惠之所生以下煩複衍緩似國語中可厭文字吾欲刪之  
張半菴請免之以靖能者意若盡矣



而以下復生二段  
議論如轉窮空而  
翻然天開此絕處  
逢生之妙

表旗猶表識也  
亦望以為非旗  
度之物也非旗

按三苗國名縉雲  
氏後為諸侯乃饒  
餐三危西裔出書  
孔傳

補注按費誓云淮  
夷徐戎並隸  
淮參淮浦之夷其  
國名徐也成王伐  
淮夷遂踐奄因以  
封周公蓋周公已  
封於武王時而成  
王以奄地益之今  
志言曲阜舊城即  
古奄地或言奄城  
在縣東二里  
費誓謂可擊之間  
際非罪過之謂

有罪

謂公子圍為會  
而赦有罪不伐魯

又賞其賢

又赦叔孫以  
賞其能守節諸侯

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

諸侯誰不欣悅  
望楚而歸附之

視遠如通

視楚之遠如在近境  
不憚勤勞以事楚國

疆場之色

大凡邊境疆場  
之色○場音亦一彼

一此

一時暫屬於彼  
一時又屬於此

何常之有

言今衰世疆  
場無定主王伯之

令也

昔三王五伯  
有令德之時

引其封疆

正也正其封  
以界彼此而樹之

官

樹立也立官  
以守其國

舉之表旗

舉其旗旗  
以表貴賤而著之制令

侯作制度法令  
使不得相侵犯

過則有刑

過制侵官  
則有常刑

猶不可壹

於是乎虞有三苗

三苗饗發放三危者虞舜曰  
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夏有觀扈

觀國今頓丘衛縣  
扈國今扶風鄠縣是二  
國也書序史記只載啓與有扈戰于甘之

野觀無所考○觀音  
館舊音官扈音戶

商有妣邳

妣邳二國皆商諸侯  
邳今下邳縣妣不可

考○妣音踈

周有徐奄

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  
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

自無令王

自天下無  
令德之玉

諸侯逐進

逐猶競也  
諸侯競進狎主齊盟

狎更也強弱無常故  
更主諸侯齊一之盟

其又可壹乎

其又可可得而  
統壹之乎恤大

憂恤其大者如  
篡弑滅亡之禍舍小

舍小者  
戰伐侵奪之事

足以為盟主

足以  
為盟主

主諸侯

又焉用之

又安用治其侵伐  
之小事○焉音烟

封疆之削

國之  
封疆

何國蔑有

無國  
無有

主齊盟者

主諸侯齊  
一之盟者誰能辯焉

誰能辯

吳濮有鬯

鬯通也吳在某濮  
在商今建寧  
郡南有濮夷言若吳濮有過於

楚之執事

楚之為  
執政者

豈其顧盟

豈其顧弭兵之盟  
不稱兵以治其過昔

之疆事

昔國疆  
場之事

楚勿與知

楚不必預知其  
事○與音預

諸侯無煩

不煩諸侯

不亦可乎

亦何不  
可之有

昔魯爭鄆

昔魯二國  
爭此鄆邑為

左傳平水卷四十五

日久矣非一苟無大害於其社稷苟不為其國社稷之大害可無

亢也不必亢禦之可也○亢音杭去煩○去煩細之事宥善宥善之人

莫不競勸則人莫不爭勸於為善子其圖之勸公子圍固請諸

楚堅固致請於楚楚人許之楚圍從趙武乃免叔孫乃免叔孫乃免叔孫之戮

令尹享趙孟楚令尹圍為晉趙孟設享燕之禮賦大明之首章大明

詩言周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賦首章以自光大趙孟賦小

宛之二章小雅小宛詩一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畢專燕趙孟謂叔向趙孟曰令尹自以為王矣言

圍自以其德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叔向王弱楚郊教為

令尹疆楚公子圍為令尹疆盛其可哉其可以成事雖可雖可以成事不

氏豔而富不泥其辭類若此

終不能善終趙孟曰何故趙孟又問楚圍何故能成而又不終對曰叔向疆

以克弱而安之以臣之強勝君之弱而安之以為當然疆不義也是臣疆而

不義而疆惟恃其強動不以義其斃必速自速取斃之道也詩曰舉

雅正赫赫宗周赫赫強盛貌言宗周強盛褒姒滅之褒姒周幽王

而行不義言強而不義疆不義也言強而不義令尹為王楚圍若

楚必求諸侯必求諸侯而圖伯業晉少孺矣晉少孺諸侯將往諸侯將往

暴而往從之暴而往從之若獲諸侯若楚圍既得諸侯其虐滋甚其虐滋甚

益肆益肆民弗堪也民人將不堪其暴虐將何以終何以保夫以疆

取若楚圍恃其強而奪取其國不義而克身既不義而又克勝必以為道必

道以淫虐以淫縱暴虐為常道弗可久已矣不能久居天位也已為十

氏豔而富不泥其辭類若此

穆文惠叔向論令尹為王其事不難見若論為王而必求諸侯獲諸侯而其虐滋甚淫虐非久則非有過人之識者不能孫執升有叔孫穆子之必不行賄自有趙文子之固請于楚後人既薄于自待又薄待天下

人謂非貨難免也

意 滙參賦詩先作引 寫趙文子溫雅之 極

同上按雖次國之 卿依太國大夫之 制猶當三獻而趙 武欲一獻者揚謙 之辭耳

陳卧子既一獻而 復宴者始尊趙孟 之所欲繼則申己 之誠款也

補注享禮既終即 因而為宴不待異 也

孫鏡賦而述義亦 前所希然却增態 焉

補注應以喻楚時 諸侯惡公子圍故 欲趙孟安徐馴頤 之觀答賦之語可 見杜說非矣

孫鏡又添趙孟一 解相映發益有盈

三年楚弒 靈王傳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

會號 鄭伯兼享之 鄭簡公命 子皮戒趙孟 禮

終 受所戒 趙孟賦瓠葉 小雅瓠葉詩義取古人不以 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 禮畢

賓客 子皮遂戒穆叔 且告之 告穆叔以趙 孟賦瓠葉 穆叔

曰趙孟欲一獻 以獻酬故知欲一獻 子其從之 子皮

其從一 子皮曰敢乎 此禮乎言不敢也 穆叔曰夫

人之所欲也 夫人謂趙孟言趙孟 又何不敢 又何言

及享 具五獻之邊豆於幕下 朝聘之制大國 之卿五獻故具

五獻邊豆 趙孟辭 趙孟自以今非 朝聘故辭五獻 私於子產 趙文子

將用之 曰武請於冢宰矣 冢宰謂子皮 乃用一獻 乃用一 獻之禮

趙孟為客 禮終乃宴 凡卿會公侯享宴 皆折俎不體薦 穆叔

賦鵲巢 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 趙孟曰武不堪 也 趙子孟稱名言武不 能當此詩之義 又賦采芣 穆叔又言小 國微薄如芣芣 大國省

以薦公侯享其 曰小國為芣 既賦詩又言小 國微薄如芣芣 大國省

稽而用之 稽愛也 大國若省察稽愛而 其何實非命 用之不棄 省生上又星上

何敢不從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召南野有死麕 之卒章曰舒而

脫悅兮無感我悅兮無使有也 脫脫安徐也 脫佩 巾也 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犬

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 趙孟賦棠棣 小雅棠 棣詩義

相加慶 廣亦作慶 九倫反 且曰 吾兄弟比以安 受子

取凡今之人莫如兄 且曰 吾兄弟比以安 受子 弟言欲親兄弟之國 皮之

詩言我兄弟 有也可使無吠 虎狗可使無驚吠之恐 比命而安靖 武江及吠扶廢反

左傳平水卷四十五

八十二

王元美時諸國皆賢大夫又皆欣戴

趙孟故樂甚而曰吾不復此者自知

將死也但不宜頭言之耳

按詩周南我姑酌彼兕觥陸佃云兕觥

善觥也故先王以角為罰爵示戒也

即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皮堅厚可

制鏡

陳明卿續禹攻大

庇氏劉定公之所

以墾趙孟者甚為

過辭若趙孟之自謙云偷食朝不謀

多則亦非正卿之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

所以罰不敬舉曰小國賴子

此以自免罰為義

民矣自知免此罰飲酒樂

趙孟禮曰吾不復此矣

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

雒水趙孟于雒水之曲

維而思禹明德遠矣

魚乎則洪水汎濫我輩

舟冕皆冠也端委禮衣

也言今得其服冠冕

之力也皆由大子盍亦遠績禹功

三大夫皆兄弟舉兕觥

言小國蒙賴趙孟之德比以安

於是飲酒諸大夫趙孟出

言我不復見此樂矣

周景王使劉夏勞趙孟

於穎水○勞去聲下同

微禹若無大禹吾其

吾與子子謂趙孟舟冕端委

以治民萬民臨諸侯

臨諸侯諸侯禹

趙文子答老夫罪戾

對曰

是懼

音烟

長也

劉子歸

以語王

而大庇民乎

老夫罪戾

對曰

是懼

音烟

長也

劉子歸

以語王

而大庇民乎

老夫罪戾

對曰

是懼

鍾伯敬老而志意皆衰則語益怠偷斯固中人者之恒態若夫年之短長誰

鍾伯敬老而志意皆衰則語益怠偷斯固中人者之恒態若夫年之短長誰

可以是以必之乎曰民所  
神怒民叛趙武之怨  
罪亦不及是  
經世鈔民叛不即  
其事上語是此語  
稍過

同上以相忍為國  
一語說盡魯國形  
勢

彭家屋春秋諸賢  
往二規入于言語音  
之微能決死生禍

福而不竟發矣也  
蓋言者心之聲心  
放則言放心偷則  
言偷心之敬與肆  
善與不善之間禍  
福之根也言其未  
耳是以君子致謹  
于末而先端其本

按上請延請下請  
乞也盛飾人乃倒  
敘  
魏禮按此女子親  
擇督之始  
李笠翁徐吾犯以  
兒而聽於妹何也  
豈其時鄭風多淫

不即其事不即就其事功祀事不從祭祀事功神人皆不見從又何

以年武卒起本○錄叔孫歸魯叔孫豹自號會歸曾大御季孫

以勞之曾大為季武子御且及日中季孫自且不出

中言自且至于吾知罪矣我知所以得罪之由魯以相忍為國

也言魯國福小但以能相容忍其外欲受楚戮不忍

其內日中不出是焉用之安用臯曰臯曾數月於外言

孫勞役在外數月一旦於是言季孫一旦庸何傷用何賈而

欲贏而惡躑乎躑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躑躑之

臯謂叔孫臯曾臯告曰可以出矣言可以出叔孫指

楹柱也指柱以喻魯曰雖惡是言雖惡其可去乎

其可去而不用其可去而不用乃出叔孫見之見季○錄鄭徐吾犯

之妹美徐吾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公孫楚即子

納幣聘納幣聘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公孫黑即子哲禽鴈

氏納采於徐吾犯懼徐吾犯見二告子產以其事告子

產曰是國無政言此乃鄭國政非子之患也非徐吾

唯所欲與惟子意之犯請於二子徐吾犯乃請於請

使女擇焉請使其女弟皆許之二子皆子哲盛飾入

服脩飾容儀而入布幣而出聘禮而出子南戎服

入子南即公孫楚左右射挾弓矢左超乘而出超乘

軍服武裝而入

奔兄亦不能自主而

出○女自房觀之徐吾氏之女曰子皙信美矣

取按國語注抑意也

抑子南抑語辭言夫也乃丈夫之所為夫夫婦婦夫道

一說夫也謂子南

婦道所謂順也所謂順也道也適子南氏遂嫁于子南之家子皙怒

吾夫也然於下文

不穩當子皙不得既既嫁而橐甲以見子南子皙乃橐甲載

而子皙強之直在

欲殺之欲殺而取其妻而奪其所子南知之子南知其將殺

而子南逐之直亦

執戈逐之執戈以及衝衝交擊之以戈擊子皙子

不在子皙也惡得

哲傷而歸哲被告大夫子皙告曰我好見之言我好

謂之直鈞耶且子

不知其有異志也不知子南有故傷

產富國而惟犯所

大夫皆謀之諸大夫皆謀子產曰直鈞先聘

與國政安在犯為

幼賤有罪年幼而官賤罪在楚也

之兄而惟女所擇

乃執子南而數之子產乃

家政安在異日者

故鈞其事而歸罪於子南

子哲驕恣遂謀作

曰國之大節有五言國家之大節女皆奸之犯

亂子產實啓之也

事其長以幼事長養其親奉養五者所以為國也

孫鑣不云曲鈞却

女用兵焉汝擅用兵

云直鈞自是周末

不聽政也是

文語

不聽政也是

孫應鰲子產此段

聽君子哲之官女嬖大夫子南之官而

殊為偏頗蓋子南

弗下之不能謙降不尊貴也是賤不幼而不忌卑幼

固奸國紀然子哲

不事長也是幼不兵其從兄子哲子南之從

欲奪人所有之妻

不養親也是不奉君曰稱鄭伯余不女

獨非于紀乎二人

聲又如字從去不養親也養其親君曰之命曰余不女

厥罪惟均而獨放

傷之心從去不養親也養其親君曰之命曰余不女

子南其後謀作亂

實此焉基之所幸

彭士望子南在國則兵端不已遠行正是曲全玩一勉字可見

補注游楚不書非卿他做此

楊文熙子哲之惡甚於子南兵兄之罪起於奪妻子產乃逐子南而不逐子哲者蓋以子哲罪重不止於逐又不容於並逐故欲俟其再發而大為討除之也郭眉菴太叔亦知游楚之罪當放而不敢斥言故云吉

忍殺

言我不忍遠然而殺女也

宥女以遠

姑從寬宥放汝於遠地

勉速行乎

汝可自勉

無重而罪

無增重汝之罪

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

吳

游楚即公孫楚子南也放者宥之以遠也

將行子南

將逐子南而遣之行子產咨

於大叔

咨訪也大叔游楚之兄子

大叔曰

吉不能亢身也

大叔各言吉尚不能亢蔽其身

焉能亢宗

又安能亢蔽其宗族焉音煙

彼謂子南被逐乃鄭國之政令

非私難也

非私家之患難也難去聲

子圖鄭國

子謂子產利則行之

苟利社稷則當行之

又何疑焉

又何疑思而咨訪焉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蔡蔡叔上蔡字放也昔周公攝政二叔流言周公乃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

蔡蔡叔上蔡葛反下如字

夫豈不愛

管叔兄也蔡叔弟也周公豈不愛王室之心重於愛兄弟之心故也

親○夫音扶

王室故也

愛王室之心重於愛兄弟之心故也

吉若獲戾

若獲戾不將行之其意顯然自見

大叔稱名

子將行之

子謂子產亦將放之

何有於諸游

又何能盡顧諸

傳說彙纂秦伯失親親之道四傳皆罪之而家鉞翁以

游之族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

秦后子有寵於桓

后子秦公子鉞也桓公子景公

其母曰

為兼貶鉞蓋懼選而奔非無罪也

如二君於景

其權寵如兩君於景公之世

其母曰

后子

說相兼其義乃備

弗去

謂后子若懼選

數其罪而加戮

癸卯鉞適晉

也思入者多揀擇

其車千乘

其從亡之車凡千乘

書曰秦

伯之弟鉞出奔晉

其過而罪之母為

伯之弟鉞出奔晉

罪秦伯也

失教也

后子享晉侯

此言景之為君可知矣

造舟于河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路李巡註爾雅云比其航而度也郭云併舟為

自雍及絳

雍秦都絳晉都

陳傅良罪秦伯義

十里舍車

每十里為一舍用車八乘為八反之備也

自雍及絳

雍秦都絳晉都

以襄二十年傳未

自雍及絳相去千里凡

歸取酬幣

酬酒幣也備九獻

之儀始禮自齊其

盡君臣之義

以車八百乘

雍去聲

歸取酬幣

之儀始禮自齊其

隨其餘八百乘不

續取其八

終事八反

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

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





人之形衰而遂不能持其心若此楚皆生平識見未定而涵養之力淺也

后子出而告人秦鍼出而以趙孟之語告人曰趙孟將死矣言趙孟其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翫愒皆貪也言執政為民之主而貪翫歲日○翫音玩愒

增補合注既言開去游楚即子南鄭以其作亂之故○為去聲

其與幾何言不能久○與如字又音預

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閨門鄭城門六卿又實薰隧

公孫段氏鄭簡公與諸大夫盟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

公孫黑強與於盟公孫黑即子皙強與於薰隧之盟○強上聲與去聲

使大史書其名大史書其且曰七子子皙欲自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子產弗討子產討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終無

即山戎中行穆子即荀吳大原即大鹵也崇卒也聚卒而戰也○將戰與

魏舒曰魏舒言於荀吳彼徒我車彼謂羣狄我謂晉兵所

遇又阨所遇之地又阨險不便車以什共車更增十

一車之用必克步兵多故困諸阨車每困又克今去

○共音恭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魏舒自乃毀車以為行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荀吳即中行

其嬖幸之人倚恃荀吳斬以徇魏舒輒斬嬖人以徇

為五陳以相離制步卒為五陳互相救援蓋以道

陳不相聯屬易於進退如兩於前其居前之陳名曰兩一也伍於

下下文所云○陳音陣下同

增補合注共嘗也舒以車利平地步利險阻故言彼步我車所遇又險將何以勝

經世鈔什什五之什謂以二五之人足賞一車也舍車而徒則我可以困彼於阨而克之舊注非

穆文熙車戰不便於險故毀車為行步戰之法實始於此然車法終亦不可廢近世專恃步伍車戰弗講以致

壁壘不固者乃知兵之難言矣

滙參道既難于用，製此五陳不相聯屬，易于進退也。同上魏舒能却是苟吳能。

鍾伯敬展與與弒君者也其不得立以此而區一歸咎於弄人豈弄人之惡浮於弒君也耶藉令展與但勿弄人以其不義之身遂可以為善乎陳傅良傳見展與踰年不稱子義同陳化齊無知

陳化齊無知

後其居後之陳專為右角其右軍之陳名曰專三也參為左角其左軍之陳名曰參四也偏為前拒其前拒之陳名曰偏五以誘之

為離合之陳翟人笑之狄人見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乘秋擊之陳迫而大敗之大敗狄師傳言苟吳能用善謀昔展與立立在前而奪群公子秩展與不能親睦宗族公子召去疾于齊前年去疾奔齊今羣公欲立之秋齊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疾昔人先召之故展與奔吳展與吳外叔弓帥師彊

鄆田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因莒亂也因莒人改立君之亂於是莒務婁

督胡及公子滅明莒二子皆展與黨○務如字

以夫

尾與常儀靡奔齊大尾常儀靡莒二邑二子以莒二邑奔齊○尾音卷

君子曰

莒展之不立莒展即展與不終立為君棄人也夫棄人○夫音扶

人可棄乎言人不詩曰舉周頌烈文詩無競維人競強也言莫強於用

善矣得人則國家強其言善矣○錄

晉侯有疾晉平公鄭伯使

公孫僑如晉聘公孫僑即子產且問疾且問晉侯疾病安否叔向問焉

於子產曰寡君之疾病言晉君疾病卜人曰卜師實沈臺

駘為崇謂二神為禍見於上史莫之知晉之大史莫之能識敢

問敢問此何神也此二神者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

子高辛氏帝嚳也伯曰閼伯長子名閼伯李曰實沈

實沈少子名居于曠林曠林地闕不相能也二子不相能善○

日尋干戈每月用兵以相征討自相攻伐后帝不臧后帝堯也

沈雲將此篇但據實沈臺駘為辨而

孫鑽敘此二神事

高辛氏姓姬名姁黃帝孫蟠極子承顯頊水德以木德王都亳在位七十年其子摯立九年以荒淫見廢又禪位於堯

沈雲將此篇但據實沈臺駘為辨而

星辰堪輿一一如指諸掌  
淮參宋商商丘三  
名一地

所為遷闕伯于商丘商丘宋地主辰辰大火也商人是因  
湯先相土封商丘是因闕伯之國故辰為商星故商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

夏今晉陽縣主參參水星也唐人是因唐人若劉累

國累遷魯魯縣以服事夏商歷夏及商世為諸侯其季世曰唐叔

虞唐人之季世當武王邑姜邑姜周武王后方震大

叔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大音泰下同夢帝謂己帝天帝也邑姜夢天命己余

命而子曰虞余天帝也天取唐君之名曰虞將與之唐將與叔虞以唐國之地也

屬諸參屬諸參星之分野而蕃育其子孫令其子孫蕃衍長育及生及

有文在其手曰虞手理自然成文字曰虞也遂以命之遂以命大叔名

及成王滅唐及周成王之世乃滅夏商傳國之唐而封大叔焉叔虞封唐

淮參史記叔虞封唐侯子燹父改為晉侯

是為故參為晉星晉居唐地屬參故參為晉主星由是觀之由此而觀其源

則實沈則實沈之神也參神也主祀參故昔金天氏有裔

子曰昧金天氏帝少昊也裔遠也遠子名昧為玄冥師玄冥水官師長也昧為水官之

長生允格臺駘昧生二子長曰臺駘允格少曰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少子

能纂父業以宣汾洺宣猶通也汾洺二水名障大澤障障大澤以處

大原大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帝顯頌也嘉美其功封諸汾川封

駘於汾水之沈妣蓐黃駘妣黃四國臺駘之後實守其祀守臺駘之祭祀今

晉主汾今晉主有汾川之地而滅之矣滅此四國由是觀之由此而觀其源

也則臺駘臺駘之神汾神也祀於汾川故為汾神抑此二者抑此二神所降

不及君身不及國君之身生其疾山川之神凡山川之神若

穆文惠子產論實沈臺駘無與晉君之疾而生疾乃在壹四時取同姓焉

警切而不迂可以破人之惑故智如

鐘伯敬參神汾神二段先為考核詳其原委方下二者不及君身一句情思可掬

補注洺水關不知所在當亦是晉地之水後世渴涸耳

左傳評林卷四十五

叔向亦以為未聞而晉侯嘉之為博

物君子也

滙參祭祈禱之小

祭也日月山川之

神其祭非有常處

故臨時營其地立

橫表用幣告之以

祈福祥也橫聚也

聚草木為祭處

李九我出入飲食

哀樂之事伏後內

實有四姬案

經世鈔世人有病

不信醫而信鬼神

南尤甚讀此可

解其惑

則水旱癘疫之災

水旱癘疫山川所主也故凡國有此災也

於是乎祭之

於是祭山川之神周禮四曰祭祭為營擯用幣以祈福祥

○祭音詠又營

日月星辰之

神凡日月星辰之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霜雪風雨

所主也故凡

於是乎祭之

若君身

國有此災也

於是乎祭之

若君身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

失節所致

○樂音

疾病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

失節所致

洛

山川星辰之神

實沈臺

之

又何為焉

又何能為

之

君子有四時

一日之中

政

晝以訪問

夜以安身

以脩令

於是乎節宣其氣

勿使有所

於是乎節宣其氣

散也於是乎各順

勿使有所

壅閉湫底

氣聚而不散

以露其體

而肌體

茲心不爽

而昏亂百度

廢百事

今無乃壹之

則生疾矣

宜不以其道

僑又聞之

內官不及同姓

也

其生不殖

美先盡

矣

則相生疾

君子是以

惡之

故志曰

買妾不知其

姓

則卜之

違此二者

也

古之所慎也

男女辨姓

也

古人之所謹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也

慎不敢為也

男女辨姓

經世鈔古之所慎

也插此二句似不

姓

者之事

古之所慎也

男女辨姓

且

得無為此之故乎

然終致晉室三分

又天之不可必者

且與春秋幾終始

出也匪直伯於身

言矣乃晉重耳姬

其生不殖古有是

張半菴同姓為昏

上文作斯字解左

明

滙參茲心茲字連

女配耦必辨別禮之大司也此禮節之大司主也今君內實有

四姬焉今晉平公內宮有姬姓之嬪御四人其無乃是也乎其無乃由是生疾乎

若由是二者若由此壹四時取弗可為也已言其疾

不可四姬有省猶可言平公平時若據異姓去同姓於四姬進御猶有減省則病猶

可也省星無則必生疾矣若無減省則必美盡而生疾矣叔向曰

善哉美子產之言也朕未之聞也朕叔向之言也此皆然矣言

四時取同姓一事叔向出行人揮送之行人

皆如子產之言叔向問且問子皙且問

背誕叔向叔向問鄭故焉叔向問子羽且問子皙且問

如何對曰子羽其與幾何言子皙將敗不久無禮而

好陵人無禮而驕故好陵怙富而卑其上怙富而卑

其弗能久矣弗能久於其位矣為晉侯聞子產之言

晉平公聞曰博物君子也美其該重賄之厚其賄晉

侯求醫於秦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秦景公

和者視曰醫和視疾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

室此因好女色疾如蠱疾如蠱非鬼非食非由鬼

惑以喪志惑於女色而失良臣將死晉之良臣不能

將天命不祐不為天公曰平公女不可近乎言女色

近對曰醫和節之言女色非不可先王之樂先王制

所以節百事也言女色非不可故有五節故有五遲速本

末以相及其為聲也由遲而速由中聲以降降罷退

降殺也五聲角為中

五聲平林卷四十五

二十二

滙參與助也言陵人卑上助之者多同上此種病却非醫書所右

鍾伯敬博物君子四字只說得實沈臺駘一段其高識在後一段學與識自是兩事甚矣晉君之喜於徵事而忽於論理也

王元美醫和所謂近女室與子產若合契而以良臣將死係於君身則矯誣之甚

傷升菴此因女之有節而假樂以明之所謂納約自牖

者

補注劉炫曰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聲成而罷退五降之後五聲罷不容彈矣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聲成而罷退

於是有一煩手淫聲五降不怠則雜聲並奏非彈之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弗聽也此說降後不彈之意也

惛埋心耳惛音其心埋音因乃忘平和乃忘平和乃忘平

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

乃舍也已乃舍棄而不為也舍音捨無

以生疾煩而不舍君子之近琴瑟凡君子之以儀節

也以為儀節非以惛心也天有六氣謂陰陽

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發為五

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為五聲徵驗也自聲

黃聲官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六氣天有六氣

陰陽風雨晦明也此六氣分為四時六氣之化分之

序為五節序之則得過則為菑六氣過度陰淫寒疾

寒過則為冷陽淫熱疾熱過則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過

雨淫腹疾雨濕過多晦淫惑疾晦夜也寔寢過明淫

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女女為物陽物而晦時女常隨男

家道在夜故言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以其陽淫故生內

故生惑今君不節好樂既不時寔寢不能無及

此乎能無至此不可出告趙孟醫和出以其趙孟曰

誰當良臣言良臣將死對曰醫和主是謂矣主謂

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醫和主是謂矣主謂

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醫和主是謂矣主謂

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醫和主是謂矣主謂

後也

儀且謂且之

李于鑿此即氣味

五節

陰陽

孟之美醫和當趙

趙孟

年八晉國無亂晉國無諸侯無闕諸侯無闕諸侯無大闕失可謂良矣謂

良臣和聞之以和國之大臣凡為國家執政大臣榮其寵祿君

之尊寵厚祿受君之政事節任其大節度以為已任有蓄禍興家

將有失而無改焉而無改焉以救其蓄必受其咎必自受其咎殃今

君今晉至於滏以生疾至於滏滏晦滏以生內熱惑感之疾將不能圖

恤社稷將至於不能圖禍孰大焉所謂蓄禍孰大於此主不能

禦趙孟身為大臣不能吾是以云也我死以云趙孟將死也趙孟

曰何為蠱又問疾如對曰滏溺惑亂之所生也又答此

慾過度滏滏沈溺迷於文以文字皿蠱為蠱皿器也

害者謂之蠱皿穀之飛亦為蠱穀積久而生飛在

周易其在易女惑男巽為長女艮為少男少男風落

山巽為風艮為山山木謂之蠱巽下艮上皆同

物也物猶類也言此三者趙孟曰良醫也言秦和乃醫之良也

厚其禮而歸之厚其贈賄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

伯州犂城犂犂黑肱王子圍之弟子也犂屬南

地楚使一子築其城鄭人懼鄭人見其城子產

曰不害言一子築城令尹將行大事言其將弒君

而先除二子也先除去子哲禍不及鄭禍必不及何

患焉曾何患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將修時伍舉為

介介副未出竟未出楚境聞王有疾而還公子圍聞

彭士望此醫國手便可作良相穆文熙君有死疾而歸過良臣與之高死恐未必然論理則可耳

蠱亦文當作受  
是以食物腐敗化為毒也  
亦與穀飛一類也非器  
受毒也

三九美和之論通  
於天人之秘性命  
之微其關於君德  
治道非細

同上楚子麇之死  
據戰國策載楚公  
子圍以冠纓絞王  
殺之因自立是實  
弒也然春秋則書  
卒又據子夏傳靈  
王度與令尹圍本  
是兩人而鄭救之  
卒實以疾是非弒  
也左氏又何以稱  
弒儒者疑之或曰  
以瘡疾赴也則商

二傳平本卷四十五

二十一

臣弑君未嘗頭告

諸侯而春秋書弑

歸而伍舉遂聘行聘事十一月巳酉公子圍至公子圍歸至楚

何獨於圍而從其

偽乎或曰以申

入問王疾入問疾縊而弑之縊絞也遂殺其

之會為中國講也

則高臣弑君使報

二子幕及平夏幕平夏皆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即

聘魯二人受之春

秋曷不為我國講

宮廐尹子哲出奔鄭子哲即王殺大宰伯州犂于郊子犂即楚

而顧為講列國乎

此蓋信傳之過因

謂之郊郊即楚

曲為之說以求合

經而不知於聖人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

之言益晦而不明

也竊謂凡經傳不

對曰楚使寡大夫圍子圍

同俱當以經為正

魏州犂不奔以

共王之

其素附圍也然州

犂於圍可謂忠矣

子圍為長此告終稱嗣楚圍得長上聲弑子干奔晉

而不免於殺真枉

作小人後世媚人

叔向使與秦

也廣傳是

以非義卒不免者

皆此類也

經世鈔共王之

圍為長離則善矣

其與於弑逆之黨

何

公子同食叔向使子干與秦

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

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后子富強

叔向曰底

祿以德底致也

德鈞以年德厚薄均則

年同以尊尊卑為高下公子以國皆公子也

為高下不聞以富富而賦祿高下

且夫以千乘去其國

去其國

且秦鍼以千乘之車去秦奔晉

疆禦已甚其強梁禦善

詩曰舉大雅

秦楚

不侮鰥寡不陵侮鰥寡

不畏疆禦亦不畏避強

秦楚

秦楚匹也本匹

使后子與子干齒

楚公子不獲楚子

辭

秦鍼辭不取與子于齒序

曰鍼懼選言鍼恐被

楚公子不獲楚子

辭

是以皆來是以皆

亦唯命雖俱奔事有優劣亦

謙

左傳平水卷四十五

二十五



辭也。且臣與羈齒子于後來奔以爲羈旅之客又謙言

不敢與羈客齒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史佚有言周武王時大

曰非羈何忌忌敬也言不敬羈客當誰○錄楚靈王

即位即公子圍弒遠罷爲令尹○罷音皮遠啓疆

爲大宰○大音泰鄭游吉如楚游吉即葬邲敖會葬邲敖

且聘立君且賀靈歸游吉自謂子產子大叔曰具行

器矣言可具如楚王汰侈靈王驕而自說其事且自

強而不義之必合諸侯必合諸侯以圖伯業吾往無日矣我往

必不久矣子產曰不數年不數年未能也未能合諸侯也

○附錄十二月晉既烝烝祭也趙孟適南陽南陽温縣趙

將會孟子餘會祭也孟子餘即趙衰趙武曾甲辰朔

烝于温此趙氏烝祭也按甲辰乃十二月朔趙武烝

矣則晉烝當在甲辰朔前言十一月晉既烝蓋月誤庚戌卒趙文子卒十二月

定公秦后子言鄭伯如晉弔往弔及雍雍地乃復蓋趙氏

於賁故宋虢之盟楚駕

按靈王即位易名罷度罷多作罷非是

雁參往無日暗應懼字不數年正應不害可害

附見晉既烝及適南陽並不與十一月

月連因下甲辰云朔則讀者自知晉烝用十二月之前法以爲月誤非是

按趙氏家廟在晉温縣往烝之陳傳良傳終言趙孟之偷志不在伯故宋虢之盟楚駕於賁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五

天行乾君子以自強  
坤勢順君子以厚德  
載物之教  
東漢先生註天行健  
下曰先傳謂云云  
又註陽在下曰此小  
象也

金陵先生易論云要之十翼之作有前後非出一人矣如象一序  
文傳一序蓋皆先孔子何以言之韓宣子所見于魯易象是  
今之所謂大象者也而杜預曰上下經之象辭蓋似指卦爻之  
辭夫卦爻之辭天下所通而用而宣子何不見之他國始見  
之魯豈非可疑哉且象者觀上下之象別發受用之道毫  
不與占筮相干涉況宣子聘魯之時孔子生十年矣雖  
聖神何得斯作成于夫子之先也明矣此言得是因記以  
裨益見易象之本註

明治二十四年十一月二日怒軒史自識此日越後店發  
冬衣妻孥不在家頗覺爽快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昭經二年

劉敞稱國以殺天  
夫者罪累上也黑  
有罪其以累上言  
之何也惡鄭伯不  
能去有罪以故平  
亂也  
按公如晉弔少姜  
也晉辭之公動不  
以禮自取辱可知  
矣然穀梁曰恥如  
晉故著有疾也公  
羊以為晉將執公  
並非是疾固無據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六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二

經二年辛酉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叔老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宿如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且告為政而

來見

書於大史氏

見易象

與

見於魯

見音現

禮也

且告為政而

見易象

與

見於魯

見音現

禮也

且告為政而

見易象

與

見於魯

見音現

禮也

且告為政而

見易象

與

見於魯

見音現

禮也

且告為政而

見易象

與

見於魯

見音現

禮也

且告為政而

見易象

與

見於魯

見音現

禮也

且告為政而

見易象

與

又此時魯晉互聘

晉何執公之有

傳二年

補注韓起為政當

聘魯不使他人而

身來亦欲親結魯

廷或疑謂霸國正

卿無有適諸國告

為政之理過矣

楊什菴韓起代武

為政欲致諸侯故

親來聘魯惜乎人

心已散勢不易同

而德又不足以服

久幸不免於示威

平丘爾

滙參孔疏大史氏

氏猶家也藏書之

處若今之秘閣也

補注所以王也傳

魯春秋

春秋記之策書

曰韓宣

周禮盡在魯矣

禮春秋

禮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

見此

與周之所以王也

與周家之所以興

也蓋易象春秋文王周

公享之

季武子賦綿之卒章

大雅綿詩卒章義取文王有

四臣故能綿綿以致興盛以

公享之

賦角弓

韓子即韓宣子小雅角弓詩義取兄弟

之國宜相親也

季武

子拜

季武子

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

縫猶補合也謂

寡君有望矣

魯君有望矣

武子賦節之卒章

既享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武子

賦節之卒章

既享

宴子

身日不示言

變通之典

見此

魯公為

設享燕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見魯之策書乃周

公遺制所謂魯春

秋乃國史成書二

傳不知此說故不

得筆削本末

穆文熙宣子論子

旗子尾不臣後果

如之可謂有知人

之鑒抑惟晏子能

信之諸人多不焉

信乎知人之易易

也

李笠翁宣子觀易

與春秋而知周之

德與所以王與季

札觀樂而知興衰

同論子旗及彊與

季札之論子產濼

伯玉同

李氏

飲酒午

有嘉樹焉

季氏之堂

武子曰

宿敢不封殖此樹

宿武子名言敢不

以無

忘角弓

以無忘宣子

遂殖甘棠

於甘棠之下詩人思

見子雅

韓宣子見

子雅召子旗

子旗之子使見宣

見子尾

宣子又見

子尾見彊

強子尾之

宣子謂之如子旗

謂強驕亢不

大夫多笑之

諸

唯晏子信之

惟晏嬰以宣

曰夫子

夫子謂

其過言

子之言為信

曰夫子

韓起

宣子

謂之如子旗

大夫多笑之

韓起

宣子

謂之如子旗

大夫多笑之

韓起

宣子謂之如子旗

宣子

宣子

淮參君子有信前是知古此是知今

君子也君子之言君子有信必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

年齊樂施高自齊聘於衛宜子自齊衛侯享之衛襄公為

設享燕禮北宮文子賦淇澳衛風淇澳詩美武公也淇音其澳

音宣子賦木瓜衛風木瓜詩義取錄夏四月韓須

如齊逆女須韓起之子齊陳無宇送女齊侯使陳致

少姜且致少姜於晉少姜有寵於晉侯少姜有寵晉

侯謂之少齊少姜齊女故為別立謂陳無宇非卿陳

宇齊上大夫執諸中都中都晉邑晉欲使齊以適夫

故言非卿執諸中都人禮送少姜故執陳桓子於

中都少姜為之請少姜為無字曰送從逆班班列也言

逆女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易其禮制晉使公族

上大夫陳是以亂作遂致此執辱之亂叔弓聘于

晉魯使叔報宣子也宣子聘晉侯使郊勞聘禮實至

卿往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言魯君

繼舊日之和固曰固謂女無敢為賓汝無敢受晉

好去聲固曰我曰女無敢為賓賓客之禮

女音泌徹命於執事得遠使命於敝邑弘矣魯國受

下同敢辱郊使豈敢辱晉郊勞之請辭致館至晉

館叔弓又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下臣叔好

舍辭不敢受館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

舍使成和好臣之祿也敢辱大館不取

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子叔子即叔弓吾聞之

以吾所聞曰忠信盡忠於君禮之器也禮以忠信甲讓甲

所聞曰忠信守信於己禮之器也甲讓甲

左傳平水卷四十一

三

于敵國如妹則上  
卿送之公子則下  
逆者一等故云送  
者從逆者之班次  
言當卑於逆者也  
陳明卿辭郊勞猶  
得為禮及致館而  
辭則過  
穆文熙傲誕之夫  
誦此語自當無過  
忠信卑讓又何其  
簡要而可循乎

陳傳良執諸中都  
傳言所以不書執  
滙參劉炫曰昏禮  
諸侯以下法當親  
迎有故得使卿也  
凡例云凡公女嫁

處已讓禮之宗也禮以卑讓辭不忘國叔弓之言必稱舊好是不

忠信也非忠信者不能如是先國後己叔弓始稱敵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孫

也非卑讓者不能如是詩曰舉大雅民勞詩敬慎威儀恭敬

其威以近有德以親近有德之君子夫子近德矣夫子謂叔弓近於有德矣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黑即子皙將作禍亂欲去游氏游氏木叔之族

害其族去上聲而代其位而代游吉之卿位傷疾作而

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疾發作而不果亂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

族與鄭諸大夫子產在鄙邊鄙之邑聞之聞其事懼弗及

懼已殺子皙乘遽而至使吏數之子產

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子皙伐伯有在襄三十年以大國之事以其時務

經世鈔子產此舉幾於打死蛇矣然而未爾討也未暇討爾有亂心無厭汝好亂

諸大夫殺伯有或止於快怒而不能厭平聲國不女堪專伐伯有不請君命而

正國紀此子產所以乘遽至而使吏數罪一也此汝昆弟爭室而罪二也此汝

之也且子哲罪重子南子南放而子薰隧之盟在元年六月而罪三也此汝

罪有死罪三汝有當死三罪何以堪之其何以當之不速死若汝

就大刑將至將明正汝之典刑再拜稽首辭子哲再拜曰死

在朝夕言已傷重無助天為虐天已虐已以病子產

曰人誰不死言人皆有一死凶人不終凶人不得命也命所

作凶事所作凶惡之事為凶人則為凶惡之人不助天我不助天其

助凶人乎其助汝為惡以逆天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哲子褚師市官必子

穆文熙薰隧道名鄭盟子楚於此而子哲強入之同上除此大戮不勞餘力非有絕入之方者孰能之何

按游楚鄭穆公孫即公孫楚出上文淮參全隨子產嘗車犯眾怒矣穆文熙黑不病子產不能去故乘其病而乘遽以至蓋問不容髮之勢也除惡自有機哉王元美子產蓋欲公孫黑之知罪自蓋故使吏數之

言僑之才不勝德皆又請以其子產曰印也若木子產曰印也若木有言汝子若君將任之

經世鈔命也妙語非子產則子哲之而任之不才若無將朝夕從女而君將女罪之不恤

死必不如此可觀鍾伯敬印也若木不自憂恤而又何請焉子而請不速死若不早司

子產此言忠厚而正直公孫黑亦且長填地下矣補注加木焉傳見晉少

子哲三罪子產不能以時討故經無異文伯來辭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使來辭公曰非

王荆石晉以少姜非仇儷辭公公見辭乃復未為失禮其失在公不能守正而後動所謂恭不近禮不能遠恥

伯來辭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使來辭公曰非仇儷也言少姜非嫡夫人仇敵之請君無辱無辱親

來公還乃魯公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叔向言陳

無字於晉侯叔向為陳無字曰彼何罪彼陳無字君

使公族逆之夫晉使公族大齊使上大夫送之齊使上

無字猶曰不共送過迎猶以齊為君求以貪是晉

於齊已國則不共逆甲於送而執其使而執他君

刑已頗晉之用刑何以為盟主何以主諸且少姜有

辭且少姜嘗有冬十月陳無字歸晉侯從叔向錄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鄭使印段如晉

孫宿也何氏曰乃者難辭也及使聖人之意晦而不明悉皆非也

辱者公也至如季孫宿外晉蓋公既返矣猶有所未盡於心故遣宿將命以終其事焉耳此理易見而公羊乃曰至河乃復不敢進也穀梁曰恥如晉者有疾也公不得人宿得入惡季孫宿也何氏曰乃者難辭也及使聖人之意晦而不明悉皆非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六

